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七

宋 蕭 常 撰

魏載記第四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舉孝廉爲尙書郎累遷黃門侍郎獻帝在西京李傕郭汜亂長安關東隔絕操領兗州遣使上書天子傕汜欲拒絕之繇說傕汜納其使由是操使命得通荀彧旣數稱其才聞其說傕汜操益虛心天子得出長安繇與尙書郎韓斌有力焉後遷尙書僕射封東武亭侯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子擁強兵操方有事山東以關中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

軍委以便宜不拘常法繇至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繇送馬二千匹給軍操與書曰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憂公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其後匈奴攻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尙所置河東太守郭援以眾至銳甚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若棄而示弱所在之民誰非軍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至擊之可大克也後果輕渡未半急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亾叛以充之數年戶口稍實操攻關中得以爲資操爲魏王以爲大理遷相國子丕篡漢遷

太尉封爲平陽鄉侯曹叡初進封定陵遷太傅初操時議死刑可宮割者繇請復肉刑議者以爲非遂已至丕欲復肉刑以有軍事復寢至是繇上疏請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宮刑左趾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人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計其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數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剛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死爲生然臣以爲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今復行之恐非所以宣洪化

也今欲按繇所欲輕之死刑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
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貲之恩外無以剛易
笞駭耳之聲議者多與朗同遂寢尋卒子毓嗣毓字稚叔機
捷談笑有父風累遷黃門侍郎時大興宮室民疲於役毓
諫以爲水旱可俟豐年又言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
於農事遂施行曹爽舉眾寇漢中王師禦之不得進毓以
書諭止遂失爽意出爲魏郡太守爽死入爲廷尉建議君
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俟其妻不得復配嫁後爲
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徐州卒弟會字士季敏慧夙成及
壯有才藝而博學精練名理由是知名爲中書侍郎曹髦
初司馬師攻母亾儉會典知機密司馬昭輔政爲黃門侍

郎封東武亭侯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無不兼
綜然恃權害物嵇康等小小嫌隙皆致之死凡昭所以傾曹
氏會謀爲多炎興元年昭使率眾與鄧艾犯漢漢亾會誣
殺艾尋以謀反誅會嘗論易無互體著書二十篇名曰道
論實刑名家也有嚴幹者善春秋公羊而繇好左氏謂左
氏爲太官謂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幹辨析長短繇機捷善
持論而幹啞口或絀而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竟爲左氏
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高未肯也

陳羣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寔父紀叔謹皆有盛名爲兒
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昭烈臨豫州辟爲別駕時

陶謙死徐州迎昭烈昭烈欲往羣說曰袁術尙強今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昭烈不從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昭烈軍敗恨不用陳羣言舉茂才不行曹操辟爲司空西曹掾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除蕭贊令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參丞相軍事操稱魏王遷御史中丞操欲復肉刑曰安得通理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謂此也汝能申其父之說乎羣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弼政

輔教懲惡息殺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行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以爲未可行操善羣言以有軍事故寢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子丕待以交友之禮嘗歎曰自吾有回門人以親代父爲相封羣昌武亭侯遷尙書及篡漢遷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進封潁鄉侯丕侵吳以爲中領軍還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尙書事丕病羣與曹眞司馬懿等受遺詔輔政叡初進封潁陰

頃之爲司空上疏宜崇德布化惠恤羣庶曹真請數道犯漢從斜谷入羣以爲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先鈔截多畱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叡從其議真又請從子午道羣又陳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叡以羣議下真真不從遂行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召真還從之時盛夏營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絕少比文景之世不過一大郡且邊境不寧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之深憂也宜講武勸農以待強敵今舍此而先宮室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建興十四年卒祖終太丘長父大鴻臚

羣官至三公而德望每不及先人時以爲公慚卿卿慚長子泰字元伯仕至尚書右僕射與司馬師及其弟昭皆友善昭嘗問沛國武陔曰元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不如也明達簡至立功立事則又過之初羣以吏部不能審天下之士于是制九品官人之法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闕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後行之寔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弊日滋至晉劉毅始陳中正之設有八損請除武帝善其言不能革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太守陳登請爲功曹郡爲孫權所圍登使求救於曹操說操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挫謀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操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敝邑倒懸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宏演之義乎操乃遣兵救登吳兵退操辟爲司空掾累遷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具奏并棄市矯曰此孝子也上疏救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歷年不決者矯至悉覽文牘一時論決轉西曹屬從操至漢中還爲尙書未至鄴操死乃與羣僚立子丕使嗣相位丕旣篡漢轉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尙書令曹叡初進東鄉叡嘗卒至尙書門矯曰欲何之叡曰欲按行文

書耳矯曰此臣職分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叡慙而退叡嘗以社稷爲憂問曰司馬懿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未可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卒有徐宣者字寶堅亦矯同郡齊名而所好不協然俱器于太守陳登操辟爲司空掾從操至壽春會馬超亂操欲西伐謂官屬曰今當遠征而北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厚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畱統諸軍還爲東曹掾子丕僭號爲御史中丞累遷司隸校尉散騎常侍曹叡初封爲津陽亭侯左僕射加侍中光祿大夫叡至許昌使統畱事及還主者奉承文書叡曰吾省與僕射何異不視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皆見嘉納嘗曰七十有懸車之

義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不許建興末卒時又有衛臻者字公振陳畱襄邑人與矯等同事曹丕丕篡漢封安國亭侯羣臣多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丕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累遷司徒卒

盧毓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父植有名當世崔烈舉毓爲冀州主簿方時草創多逃逋故重士亾法罪及妻子亾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不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夫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旣見君子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

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同牢合巹之後罪以何加且記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苟以白等皆受聘禮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操是之由是爲法曹議令史子丕篡漢爲黃門侍郎歷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以忤旨左遷睢陽典農校尉心在利民躬親臨視百姓賴之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定律未就毓疏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兩端使姦吏得容私遷吏部尙書使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鄭沖劼曰文和吾亦知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劼于是用邕初諸葛誕鄧颺等有名當世有四聰八達之目劼疾之時舉中書

郎叡曰得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勿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情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淆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卽令劉劭作考課法劭因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侍郎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其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曹爽秉政將植其黨徙毓僕射以何晏代之頃之出爲廷尉司隸畢軌又誣奏其罪免官衆論交訟之乃爲

光祿勳爽等敗復爲吏部尙書進封高樂亭侯轉僕射加
光祿大夫曹髦初進封大梁鄉侯母丘儉等起兵欲誅司
馬師師率眾攻之使綱紀後事遷司空進封容城延熙末
卒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之後舉孝廉除
漢中府丞會天下大亂棄官客荊州荀彧薦之于曹操操
以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領西平太守王邑被徵河東
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與袁紹甥高幹通謀操
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征之必亂張晟寇殺澠間南通
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漢患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

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荀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河東太守冒艱險至郡卒平衛范之亂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崇寬惠不苛擾民有訟與陳大義遣歸締思之若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訟舉孝子順孫貞婦復其繇役課民蓄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而皆有章程百姓力農家家豐實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講武又開官學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曹操與馬超夾渭而軍軍食一仰河東及敵破餘蓄尙三十餘萬斛增秩中二千石操攻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相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敢亾者其得民心

如此操稱魏王以爲尙書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
內卿有其功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我股肱郡且
煩公臥鎮之在河東十六年課爲天下最丕篡漢封豐樂
亭侯累遷尙書僕射丕如許昌令畿居守作御樓船于陶
河試船遇風溺死子恕字務伯曹叡時爲散騎黃門侍郎
辛毗等器重之公卿以下大議時政所宜損益恕以爲古
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可勿復領兵以
專民事居無何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上疏曰安民之
術莫尙于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六合未一戎
馬亟駕此熊虎之士展力之秋然搢紳之儒抗論以孫吳
爲首州郡牧守忽恤民之術修將帥之事農桑之民競于

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空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國家奄有十州之地承喪亂之餘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然而三邊未寧以一州之民而經營九州之地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臣前以爲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今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盛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不可任以兵事也若謂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且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肢之重時又議考課之制以考

內外眾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
所務非世要乃上疏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
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商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
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考課之要臣以
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
察舉試辟公府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
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亦俱以
其職考之其有夙夜在官恪謹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
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明主所宜察也誠使容
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
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況世俗之人乎

今之學者師申商而任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最世俗之流弊也後考課不行在朝八年論議抗直出爲宏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爲河東太守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惠愛得百姓歡心不及于畿後以不得附貴勢屢更外任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護烏丸校尉以公事爲鎮北將軍程喜所劾免爲庶人徙章武郡著體論八篇興性論一篇卒于徙所有子預

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高祖父眾眾父興俱爲名儒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不克爲揚州刺史卒渾避亂渡江

依華歆曹操問其篤行召爲掾遷下蔡邵陵令天下未定
民皆剽輕不務殖產生子率不舉渾所至課使耕桑重去
子之法民稍豐給所育男女皆以鄭爲字遷京兆尹以百
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
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于農而盜賊止息
復入爲丞相掾丕篡漢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
郡太守郡界下溼苦水澇百姓飢乏渾于蕭相二縣興陂
邊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滂下宜灌溉終有
魚稻經久之計此豐民之本也躬率吏民興功一冬而成
比年豐入頃畝歲增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山
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郡下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復種

五果檣皆成籓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財足用
饒曹叡善之遷將作大匠自建安迄咸熙燉煌太守淮南
倉慈孝仁京兆太守濟北顏斐文材宏農太守太原令狐
邵孔叔濟南相魯國孔乂元雋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
太守樂安任燠皆有政績爲良二千石

贊曰曹操資禍賊視殺人如刈草菅繇羣等復導之復肉
刑助紂爲虐莫甚于此幸其議格不然禍豈有旣哉毓謂
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斯言得之矣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七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八

宋 蕭 常 譔

魏載記第五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郟人以通經爲郎師事太尉楊賜賜卒
棄官行服徐州牧陶謙舉朗茂材時獻帝在長安關東兵
起朗爲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
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
奉表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
守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
不如避之朗不從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追擊之又

大破乃詣策降自稱擒虜策以其儒雅不加害雖羅窮困
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曹操表召之
既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操爲魏王累遷大理罪疑
從輕時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稱丕嗣相位遷御史大
夫封安陵亭侯既篡漢拜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有鵝鵠
集靈芝池令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丕欲
攻孫權上書諫不可丕不從無功而還曹叡初進封蘭陵
上疏諫修宮室轉司徒卒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
記皆傳于世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爲
之解遷散騎常侍曹叡時曹眞寇漢中肅上疏諫又言宜
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

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官
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以代耕乃往古之常式當
今之所宜行也唐虞之時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
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之尙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甘誓
曰六事之人明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及漢之初公
卿皆以事升朝高祖躬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
汲黯宣帝令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尙書五人自是凌
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一朝之儀使公卿尙書各以事進
廢禮復興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獻帝崩肅上疏以爲漢
總帝皇之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
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在而使稱皇明非二

王之嫌也今以贈終可止稱皇以配其諡叡不從乃追諡
孝獻皇帝後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叡嘗問漢桓帝時
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安得不死肅
對曰但爲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補國且帝者
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以示容受
直言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叡又問司馬遷以受刑
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遷善敘
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
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
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也
時盛修宮室民失農業或後期約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孟

軻稱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張釋之奏使罰金帝怪其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得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惑謬乎斯重于爲己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累遷太常曹芳時曹爽輔政任何晏鄧颺等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宏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

宗廟事免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于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矣邊將其殆有棄甲之憂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司馬師旣廢曹芳使肅迎曹髦于元城而立之累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門生縗絰者以百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炎叔然受學鄭元之門稱東州大儒召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炎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自漢末徵士燉煌周生烈曹叡時大司農宏農董遇

等亦歷注經傳頗傳于世

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祖凱侍中粲之從兄父業荊州牧劉表之甥仕至謁者僕射弼幼敏慧年十餘好老氏已能辨晰父爲曹叡尙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甚奇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淮南劉陶善談論爲時所推每與弼語未嘗不自屈弼天下才杰出論難有據當其所得莫能挫也性和易樂安閒解音律其論道賦會文

辭不如何晏超詣隱奧多于晏也頗以所長驕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與鍾會善會議論以校練爲宗然每服弼之高致晏每謂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會等述之弼以爲不然夫聖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喜怒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于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嘗注易潁川荀融難弼大衍義又注老子爲之指略頗有理致又注道略論太原王濟好談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曹芳時爲尙書郎卒年二

十四

贊曰景興以德義自將能勉陶謙以春秋勤王之舉而撓

節于孫氏屈身于曹操不足道也禮爲舊君服示不忌本
故鄭季不忍名籍以苟富貴田橫之客能以禮葬橫至今
稱爲長者肅父子嘗逮事漢獻帝之崩曹叡欲盡追崇之
禮于帝固無所加損爲肅者贊其決可也旣不克爲反欲
黜其帝號以媚所事其刻薄寡恩如此真小人哉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暢皆爲漢三公父謙
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獻帝西遷粲徙長安中郎將蔡邕見
而奇之時邕以才學顯貴重朝廷賓客滿座聞粲至門倒
屣迎之年旣稚弱軀幹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
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當盡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

黃門侍郎以時方梗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其貌
寢不甚加禮表卒勸其子琮歸曹操操辟爲丞相掾關內
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稱操德美以爲三王之舉正人醜
其險佞操稱魏王以爲侍中時舊儀廢弛勅立法度皆粲
典之初粲與人讀道旁碑人問卿能暗誦否粲朗誦之不
失一字又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以屮蓋局更
使以他局爲之不悞一道又精于算作算術善屬文舉筆
立就無所竄定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
也建安二十三年從操攻孫權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始丕
爲五官將與其弟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
陳畱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相友善幹爲司空軍謀

祭酒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乃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城欲以脅太后琳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而行何異鼓洪爐而燎毛髮但當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旣合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必不能成功且爲亂階進不納竟及于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曹操責曰昔卿爲本初遺書但可罪狀孤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操愛其才而不之罪與瑀竝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嘗

作諸書及檄草成以呈操先是操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
琳所作蹶然而起曰是能愈我病數加厚賜琳徒門下督
瑀爲倉曹掾瑒楨亦爲丞相掾轉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
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琳幹瑒
楨竝于二十二年卒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多疫親
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多折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
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文典確足
以傳後學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
著書雅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
有逸氣但未邁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善于詞賦惜其體弱不足以起其
意至其善處古人無以遠過皆一時之雋也不嘗作典論
并孔融而言以爲七子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畱路粹沛
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
人之列粹爲操軍謀祭酒誣奏孔融人畏其筆場弟璩字
休璉亦以文章顯吳質者字季重濟陰人爲丕植所善官
至振威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又有譙郡嵇康
下邳桓威亦著稱于時康字叔夜文詞壯麗好言老莊而
尚奇任俠爲司馬昭所害晉史自有傳威出孤微年十八
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後爲安成令瑀子籍仕晉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以才學稱曹操辟爲司空掾
遷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以道梗不通畱關中時關中民散
徙他郡者漸還本土諸將多引爲部曲覬與荀彧書曰夫
鹽國之大寶也宜如舊置使監賣以其直益市牛以給民
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思歸又使司隸
畱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枝
之訓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治
宏農關中服從召覬還遷尙書操稱王以爲侍中與王粲
竝典制度丕嗣還爲漢侍郎勸贊禪代之事且爲文告之
辭不旣篡漢復爲尙書封陽吉亭侯曹叡初進封閩鄉覬
奏曰律法者國家之所重而私議之所輕獄吏者百姓之

所懸命而選用之所卑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
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敝而役務方殷覲上
疏言當今之務宜量入爲出而上方所造愈更增廣侈靡
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
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之今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資
于用而靡費無益皆所宜裁制也受命典制作又爲魏官
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不善以病卒子
瓘爲鎮西將軍餘事見晉史建安末尚書右丞潘勗散騎
常侍王象與覲竝以文章顯又有劉廙者字恭嗣亦有名
于時仕至侍中著書數十篇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于世

劉劭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言正
旦當日食劭時在尙書令荀彧所在坐者數十人或云當
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禘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
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
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故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行
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曹丕篡漢爲尙
書郎散騎侍郎曹丕令集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叡時出
爲陳畱太守召拜騎都尉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嘗作趙
都賦叡善之令賦許都洛都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
賦俱譏諫焉孫權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滿寵表請
中軍兵并已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吳師初至心專

氣銳寵以兵少求須兵至未有所失臣以爲可先遣步兵
五千精騎三千揚聲耀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旗鼓
引出賊後遏其歸路要其糧道彼聞軍至騎斷其後必震
怖遁走可不戰而破矣叡從之兵至合肥權果遁走叡令
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又以爲宜制禮作
樂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而叡死不及施行子芳初執
經講學賜爵關內侯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
同時東海繆襲陳畱蘇林京兆韋誕譙國夏侯惠任城孫
該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皆至大官

傅嘏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介子之後也弱冠知名司空陳

羣辟爲司空掾時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曰按考
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闕亡禮之存者惟
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管齊六職士有常
員官有常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
通也自建安以來至于今日日不暇給經邦治戎權法竝
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
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
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名物所以立本也循名
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
不崇而考課是先恐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于州閭講道于庠序行具而謂之

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使長使治此先王取才之義也方今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按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功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談義廣難得而詳也曹芳時除尙書郎遷黃門侍郎與何晏不平免官起爲司馬懿從事中郎懿殺曹爽以爲河南尹遷尙書叅嘗以爲秦始皇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氏因之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理宏制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副歷代不至于治蓋由是也欲改定官制一依古義今時多艱未能遽革叅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曹髦初封武鄉亭侯母巨儉

文欽等欲起兵誅司馬師師帥眾拒之或以師不宜自行
惟嘏及王肅勸其行師以嘏守尚書僕射與俱東欽儉敗
嘏有謀焉及師卒嘏祕不發喪以師之命召其弟昭于許
昌領其兵竟還洛陽昭輔政嘏進封陽鄉卒年四十七有
子祗

崔林

崔林字德儒清河武城人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劉
異之曹操并冀州以爲鄔長後攻壺關問長史德政最者
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于是擢爲冀州主簿遷御史中丞
丕篡漢爲尚書出爲幽州刺史時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
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仗

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耶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在官一期寇盜屏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遷大鴻臚曹叡初轉光祿勳司隸校尉爲政推誠簡易務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官議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來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豈在乎吏部之職不密哉今之制度不爲疎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受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時司空司徒

竝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忠直清儉公輔之器遂爲司空
封安陽亭侯魏氏三公封侯自林始頃之進封鄉侯魯相
上言漢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祀辟雍行禮必祭先師
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祀未有命祭之禮宜給
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祇以春秋傳
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彰盛德耳至
于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
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公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
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以上達
于三王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獨祀孔子者以世
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逾湯文

可謂崇本報德矣無復重祀于非族也曹芳初卒

贊曰人之推尊其師所以尊其道也聖如孔子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則其所以推尊之禮宜如何韓愈氏有言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孔子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稷特其配享者曷若孔子用王者禮巍然中處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若親弟子然非以其德被萬世所以推尊之者固應爾耶方曹氏割據時魯相請官別給牲牢長吏奉祀可謂知所本耶彼崔林者何人乃云自周公以上至于三王且不與祀秩孔子以大夫而受無疆之祀其禮過矣且有重祀非族之譏是足與語推尊之意哉唐人歸崇敬亦謂天子不當北面請東向以殺太重

腐儒所見大要相若忘本甚矣吾藝祖皇帝嘗至相國浮
圖問左右當拜不或對以人主不當拜已而幸國學卽北
面再拜其尊師重道足以興起人心爲後世法惜二子不
獲身見其事以發其甕中之天

楊俊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受學陳畱邊讓讓器重之後以
時方多亂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攜老弱詣
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振卹貧乏宗族知故爲人所略
作奴婢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轉徙并州本郡王象少孤
特年十七八爲人奴隸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
才質憐之卽贖象置其家爲之聘妻納產然後與別曹操

以爲丞相掾舉茂才除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
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將軍操爲魏王遷中尉丕篡漢復
守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吏名顯著宜還本朝宣
力輦轂俊自少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畱衛恂皆出自
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固後歷郡守恂御史其明鑒
行誼多此類初曹植與俊善丕銜之後至宛以市不豐樂
發怒偏令自殺王象者字義伯與同郡荀瑋等俱爲丕所
禮及王粲陳琳等亾新進中惟象才最高累遷散騎常侍
封列侯領祕書監使撰皇覽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
八百餘萬字象旣性和厚文又溫雅以故當時稱爲名儒
丕以舊忿殺俊象叩頭流血論救丕曰吾知楊俊與卿本

末今聽卿是無我也俊死象以不能救俊爲恨發病卒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之後也少爲諸生
太守薛悌召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呼之隆按
劍叱督曰昔魯定公見侮仲尼厯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
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
地濟南建安十八年曹操召爲丞相軍議掾出爲堂陽長
曹叡時爲給事中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時大治殿舍西取
長安大鐘隆引伶州鳩對周景王鑄鐘以爲諫遷侍中請
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叡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
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易服色尙黃犧牲用白從地

正也遷光祿勳時叡崇宮室飾觀閣鑿大行之石英采谷
城之文石起景陽而建昭陽殿鑄黃龍鳳皇奇瑋之獸百
役並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諸生莫不展力叡至躬
自掘土以率之天作淫雨冀州大水漂沒人民隆上疏極
諫以爲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
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
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是
以亾國之主自謂不亾然後至于亾賢聖之君自謂將亾
然後至于不亾今所與腹心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
宜在無諱而不敢以告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
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

遂以亾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爲世戒書奏
叡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吾甚懼焉隆疾篤又口占上
疏力諫卒初蔣濟請封禪叡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
事寢厯歲後欲議行其事使隆譔定禮儀未成及隆歿叡
歎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而亾也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九

宋 蕭 常 撰

魏載記第六

崔剡

崔剡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少好擊劍尚武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受學于鄭元以琴書自娛袁紹辟爲騎都尉紹治兵于黎陽次于延津剡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不聽遂敗于官渡曹操破袁氏自領冀州辟爲別駕從事操攻并州畱傅子丕于鄴操爲丞相剡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及爲魏公除尙書時丕弟植有才而愛操欲有所立而狐疑未決以畱令

密訪于外惟剡露板荅曰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剡請以死守之植剡之兄子壻也操喜其公遷中尉剡鬚長四尺有威重朝野瞻望總齊清議多所甄拔嘗薦鉅鹿楊訓雖才不足而清貞自守操卽禮辟之後操僭稱魏王訓發表稱贊德美時人或笑其希世浮僞謂剡爲失所舉剡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剡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有白剡此書傲世怨謗者操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話會當有變時意旨不遜於是罰爲徒隸使人視之神色不撓操愈怒曰剡雖被刑而通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嗔遂殺之剡名知人從弟林少未知名剡曰此所謂大器晚成終

必遠到初見涿郡孫禮盧毓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
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三人後皆至鼎輔友人公
孫育宋階蚤卒剡撫其孤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如此操
性忌刻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等皆以非
罪見殺而剡與融最爲世所痛惜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畱平丘人曹操至兗州辟爲治中從事語
操曰今朝廷播遷生民廢業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固
安之志難以持久袁紹劉表雖地廣民強皆無經遠之謀
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才宜奉天子以
令不臣脩耕植蓄軍資如此則霸業可成操納其言遷丞

相東曹掾與崔劼竝典選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至垢面羸服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至有身攜壺漿入官寺者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子丕爲五官將屬玠以所親玠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不奉命操還自鄴議欲并省職司玠請謁不行時人疾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舊西曹爲上東曹次之宜省東曹操知其意令曰日出于東月盛于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以素屏風素馮几遺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遺君以古人之服玠雖位通顯常布衣蔬

食撫育兄遺孤甚篤祿賜以施宗族家無贏資遷右軍師
操稱魏王除尙書僕射復典選舉時子丕雖長而弟植有
寵玠密白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絕祀廢立大事非
所宜聞後會羣僚玠起更衣操目之曰此所謂國之司直
者也崔剡旣死玠內不悅有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
沒爲官奴婢玠言使天不雨者蓋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
桓階和洽救之免官卒于家

贊曰聖人作易畫卦蓋至于節而後制行之意寓焉夫節
坎上兌下坎爲水兌爲澤澤上之水不出夫澤瀦而無泄
則無以潤下泄而不已則涸矣節之義所由著也其始曰
苦節不可貞至其終則又曰苦節貞凶蓋節之義不貴夫

過過則人情有所不堪是爲苦節故曰不可以爲正雖正而凶矣夫一概難堪之行聖人所不爲安可通行乎天下聖人不求異于人如此刻玠二子疾時侈靡方其典選一切以儉節取人士大夫至垢面羸服身持壺漿以入府寺既不足以激天下之貪而矯爲不情相師成風在當時已不能免議者之云云古人處事求爲可繼二子雖有志厲俗而矯枉過直不得中道是豈足與語聖人議德行之意云

鮑勛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濟北相黃巾入境以救曹操遇害操以舊恩辟勛爲丞相掾建安

二十二年爲太子中庶子累遷魏郡西部都尉子丕妻郭氏弟爲曲周縣吏盜官布法應棄市操時在譙丕留鄴數手書爲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丕固不悅及是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令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丕篡漢兼侍中每陳今之所急惟在兵農臺榭苑囿宜以爲後時丕出遊獵勛上疏力諫丕手毀其疏而竟行獵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侍中劉曄對曰獵勝于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而獵驅逐原野傷生育之理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于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丕怒罷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陳羣

司馬懿竝舉勛爲宮正宮正御史中丞也不不得已而用
之百僚嚴憚丕欲攻孫權勛諫以爲不可丕益忿之左遷
治書執法不自壽春還屯陳畱郡界太守孫邕過勛時營
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由正道軍容吏劉曜欲劾之
勛以塹壘未成救止軍還雒陽曜有罪勛奏黜遣而曜密
白勛私解邕事收付廷尉廷尉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
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勛應死而汝等縱之收三官以下付
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竝言勛父信有功于國請
貫其罪丕不許殺之後二旬丕亦死人莫不爲勛飲恨

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曹操以爲東曹議令史操稱魏王

爲尙書郎時法禁酒而邈私飲酣醉校士趙達問以曹事
邈曰中聖人達白之操大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
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素脩謹偶醉言耳竟坐
免丕篡漢爲譙相累遷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
關內侯丕至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
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
然宿癩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丕大笑顧左右曰名不
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曹叡初爲涼州刺史風化大行
百姓歸心討叛羌有功封都亭侯加建威將軍賞賜皆散
之將士妻子衣食不給還爲大司農遷司隸校尉百僚憚
之後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

病忝之哉固辭延熙中卒盧欽著書稱其美曰徐公志高
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
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
當操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
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
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
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尙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
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之
論如此

胡質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父敏字通達以方正稱質少與

蔣濟朱績俱知名于江淮問曹操問濟曰胡通達長者有子若孫否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綜事過之操召爲頓丘令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欲請質爲僚佐質辭以疾他日謂質曰僕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悟與周如初子丕篡漢徒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也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若卽首服每軍功賞賜皆推之將士在郡九

年吏民便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
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田且守性沈實內察不以其
節檢物所去見思延熙十三年卒家無贏貲惟有賜衣書
篋而已有子威

桓階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
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
之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劉表舉州應紹階說其太守
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于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
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
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

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曰曹操雖弱奉王命而討有罪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乃舉長沙及彡三郡拒表遣使詣操操說會操軍未得南而表攻羨羨病死城陷階自匿久之表辟爲從事因辭疾去操定荊州聞其爲羨謀異之辟爲丞相主簿操稱魏王爲庶賁中郎將侍中時子植有寵階數陳丕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摯遷尙書典選舉丕篡漢遷尙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丕親臨視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于卿勉之徒封安樂鄉尋拜太常卒

裴潛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謂

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伯王之才乃欲西北自處其
敗無日矣曹操定荊州辟參丞相軍事時代郡大亂操以
爲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稱單于專制郡事前
守莫能治正操欲授潛兵以鎮討之辭曰代郡戶口繁夥
士馬控弦以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將兵
往必懼而拒境少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遂單車之郡單
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
婦女財物潛按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十餘人北
邊大震百姓歸心在郡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操稱其治
代之功潛曰潛于百姓雖寬于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
爲過嚴而事加寬惠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

爭所由起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于是操淡悔還潛之速
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操乃遣其子彰討之出爲沛相
遷兗州刺史子丕篡漢爲散騎常侍除魏郡潁川典農中
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曹叡初入爲尙書封青陽亭侯
累遷尙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
十餘條延熈中卒性廉謹每之官不與妻子俱行爲兗州時
嘗作一胡牀及去畱以拄家人或并日而食其家教有
似石奮自漢末少能及者然而無所薦進世稱其潔而已
子秀時有何夔梁習者皆陳郡人與潛俱參曹操軍事夔
字叔龍爲操東曹掾言于操曰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
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而恣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

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自今所用宜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別矣又宜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廷之臣時受教與曹竝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則天下幸甚操稱善拜尙書僕射遷太子太傅子丕時封成陽亭侯子曾嗣

梁習字子虞爲操西曹令史累遷并州刺史勸課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于世長老以爲自所聞識未有及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曹丕初復置并州仍爲刺史封申門亭侯治行爲一時最在州二十餘年居處窮約無方面珍物召爲大司農子叡時卒初濟陰王思

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白事失操旨操大怒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往代對已被收繫思乃馳還自陳己罪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爲刺史思領豫州亦能吏然煩碎無大體不如習

宜文也司馬朗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懿之兄也九歲人有稱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軀幹魁梧而疑之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損年以求蚤成非吾志也監試者異之其後天下大亂歲饑人相食朗收卹宗族教訓禮節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曹操辟爲司空掾出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

鞭朴而民不犯禁先是民有徙籍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
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誠感如此入爲丞相
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
蒐狩習戰之備今雖未可復行可令州郡竝制兵外備四
夷內威不軌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
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
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及施行然州郡領兵議自朗始遷
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
臧霸等伐孫權到居巢會大疫遇疾卒時年四十七同邑
司馬芝者字子華少爲諸生避亂荊州于魯陽山遇賊同
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之芝叩頭

曰母老惟在諸君賊相謂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卒免于禍以鹿車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曹操取荊州以爲管長時天下大亂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會郡檄縣發兵而節咨王同等當爲兵掾吏白節家未嘗給繇芝不聽兵已集郡而節果藏同等陰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掾史恐乞代同行芝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同行青州謂芝以郡主簿爲兵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廩上者吏疑女工收繫之獄芝曰夫刑法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獲而後訊其辭若不勝其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

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操從其議歷甘陵沛
陽平太守所至有稱入爲河南尹抑強植弱私謁不行中
官嘗欲以事託之而不敢言因其妻之伯父董昭昭猶憚
之不爲通門下循行有疑門幹盜簪幹不服芝教曰凡物
有相若而難辨者人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
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寢勿問曹叡時賜爵關內侯居
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尋以公事免復爲大司農
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面折其短退無
異言卒官子岐累遷廷尉剛正有父風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

元 蕭 常 讓 翁 泰 八

魏載記第七

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劔董卓遷帝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爲宗室遺老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以疇對時年二十二虞備禮見之辟爲從事具車騎將行疇乃選其家客與年少之慕從者二十騎俱往旣取道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從間道到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不敢佩荷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

府竝辟皆不就旣還虞己爲公孫瓚所害乃謁虞墓卒事
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曰汝何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
我疇對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
言于將軍不美恐非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
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臣恐燕趙之士皆
將蹈東海而死耳豈忍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害猶
拘之軍中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
眾心乃縱遣疇得北歸帥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
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于世矣遂入徐無山中營淡
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五千餘家乃爲
要束使不相犯又制爲昏嫁之禮興學校以講授眾皆便

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袁紹父子數遣使辟
召皆不行疇常忿烏丸每賊殺其郡之冠蓋有欲討之意
建安十二年會曹操伐烏丸未至遣使辟疇遂隨使者至
軍署司空戶曹掾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
拜疇令不行從軍至無終時方夏水潦而瀕海洿下滯滯
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
秋夏常水淺不通車馬淡不載舟船舊北平郡治在平岡
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
尙有微徑可通今虜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懈弛無
備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
襲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致也操從之乃引軍還而

署大木表于水際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軍去也操乃令疇將兵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厯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覺單于自臨陳大敗之斬獲追奔遂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亭侯疇自以始由避難帥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辭操知其誠許之遼東斬送袁尙首操令三軍敢有哭者斬疇以嘗爲尙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從攻荊州還操追念疇功復申前命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至于數四終不受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令以私情諭之無告我意也惇問之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得全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

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效
死于前言未卒涕泗橫流惇具以告操知不可屈乃拜議
郎年四十六卒

王修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母以社日亾來歲里中
社修念母哭泣哀甚里中爲之輟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
張奉舍奉舉家疾無相視者修親隱卹之疾愈乃去初平
中孔融召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客數犯法
民有被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拒
守吏民畏憚不敢近乃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
懼乃出賊自是豪強懾服舉孝廉遜邴原融不聽會時方

亂道梗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聞夜奔赴融所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終而修至時膠東多盜復令守膠東令至則斬其強宗公沙盧等撫慰其餘由是盜賊衰息融每有難雖休于家無不卽至融常賴修以免袁譚在青州辟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人以此多之轉別駕袁尙攻譚譚軍敗修率吏民往救譚欲攻尙修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敗亾之道也譚不說然知其忠節後又問修計將何出修曰夫兄弟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可乎夫棄兄弟而弗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搆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

睦可以得志天下譚不聽後曹操攻譚于南皮修時轉餉
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馳赴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慟
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操聽之袁氏政寬在職勢
者多蓄聚操破鄴籍審配等家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
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爲
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仆強植弱信賞必罰
百姓稱之操稱魏王爲大司農郎中今時議行肉刑修以
爲未可徒奉常嚴才謀變夜攻掖門修聞亂將官屬至宮
門操在銅雀臺望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
修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修曰食其祿焉避其難
居府雖舊制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子儀字文表高亮雅

正爲司馬昭安東司馬以抗直爲昭所害儀子裒字偉元少立操尙痛父非命終身不仕事皆見晉史

常林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對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性嗜學帶經耕鋤其妻饑之雖在田中相敬如賓少單貧非勤所及不取于人刺史梁習薦州境名士楊俊王淩王象荀偉及林于曹操操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以政最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至著稱子丕篡漢遷少府封樂陽亭侯轉大司農曹叡初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司馬懿以林鄉里耆德每爲之拜或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

自欲崇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時論以林操尙清峻欲置之公輔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卒時馮翊吉茂河間沐竝鉅鹿時苗皆與林齊名茂字叔暢好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與扶風蘇則隱居南山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累遷議郎卒竝字德信爲人公而果不畏強禦曹操召爲軍謀掾曹芳時爲三府長史孫權將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斫材牂柯軍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不往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遠方如此當時不知皆以爲前世人也累遷濟陰太守召拜議郎年六十餘自作終制以戒

其子苗字德胄清白自守性尤疾惡爲壽春令令行風靡
始之官乘輦車犝牛歲餘牛生一犢謂主簿曰令來時無
此犢犢乃淮南所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
時人以爲矯由此名聞天下累遷典農中郎將然性剛褊
初爲壽春時嘗謁治中蔣濟濟嗜酒適醉不能見苗恚忿
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置牆下朝夕射之後濟官太尉
亦不以苗毀己爲嫌

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避亂客武陵曹操略地荊州辟
爲丞相掾時毛玠崔烈典選舉先尙儉節洽曰天下大器
在位與人不可以節拘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

律人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衣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形容不飾衣裳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垢污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至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至罷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稱魏王拜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操者操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按實其事且曰玠誠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事言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操不卽從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子丕篡漢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曹叡初

進封西陵鄉侯時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
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叡于是引咎博咨
異同洽以民希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
自春夏以來民窮于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
必不由此也消伏之術莫大于節儉轉太常清貧守約至
賣田宅以自給叡聞之加賜粟帛卒

楊阜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討馬超之功曹操賜爵關內侯
累遷武都太守郡濱漢中阜卽依冀遂故事安之而已會
昭烈取漢中以逼下辨操以武都孤遠欲徙其民恐其戀
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使居京兆扶風者萬餘家徙郡

小槐里百姓襁負從之爲政務舉大綱下不忍欺曹丕問
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召
用而不死曹叡初徵爲城門校尉叡嘗著帽被縹綾半褻
阜問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叡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遷
將作大匠時大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弋獵大雨
雹上疏諫叡嘉納遷少府又上疏曰昔邵信臣爲少府于
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用叡令羣
臣議政令不便于民者阜以爲致治在于任賢典國本于
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則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
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
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百工不厚其器而競作奇

巧以合上意此傷本之盛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竝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又上疏欲省宮人之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叡聞而愈敬憚之尋死

辛毗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隨兄評從袁紹紹卒其子尙攻其兄譚于平原譚使毗求援于曹操時操將攻荊州次西平毗見操致譚意操大悅後數日更欲先攻荊州使譚尙自相敝他日置酒毗知操意變以語郭嘉嘉以白操操謂

毗曰譚可信尙必可克否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
論其勢耳袁氏兄弟本相攻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
下可定于己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乃可知也顯甫見顯
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于外謀臣誅于內兄弟
讒閱國分爲二連年攻伐加以饑饉天災見于上人事應
于下此乃天亾尙之時也今往攻鄴尙不還救卽不能自
守還救則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窮困之敵擊罷敵之
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天以袁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
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亾今二袁不
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亾
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

自知亾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操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操遣都護曹洪屯下辨使毗與曹休參其軍事還爲丞相長史子丕篡漢遷侍中賜爵關內侯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羣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銳毗入諫丕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不曰吾不與卿議矣毗曰臣所言非私也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丕奮衣而入良久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之遂徙其半嘗從丕射雉丕曰射雉樂乎曰于陛下

樂甚而于羣下甚苦不默然後爲之希出不欲攻孫權毗
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希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
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也不不從竟無
功而還曹叡立進封潁鄉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用事羣
臣莫不趨之毗獨不往其子敞以爲言毗正色曰吾之立
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
害之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竟爲孫劉所毀
出爲衛尉叡方營殿舍百姓勞怨又欲平北邙而于其上
作臺觀以望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
旣非其理加以勞人民不堪命叡乃止丞相諸葛亮以王
師來討出渭南先是司馬懿數請拒之叡終不聽至是使

毗持節爲懿軍師節度諸軍以抗王師會亮薨復還爲衛尉卒

贊曰疇初立義而不能踐言于後修始若不負袁氏而終于從操林名德自居洽議論不矯而託身非所阜蓋忠於所事者毗賣二袁于曹操以爲進身之階此姦人之雄鳥足道哉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一

宋蕭常 撰

魏載記第八

賈逵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過城邑皆下逵獨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引單于并兵急攻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旣下援聞其名欲使爲將以兵劫逵不爲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願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乃囚于壺關置土窖中以車輪覆其上使人固守逵從土窖中

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耶而使義士死于此乎有祝公道者與達非故人適聞其聲憐其守正乃夜潛往引出破械遣去初達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旣并絳將進兵達恐其先得皮氏乃以它計疑援謀士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故得不敗援旣亾乃知前出己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後坐法當死達救之力不能得爲之改服後舉茂才除澠池令以喪祖父去官曹操攻馬超至宏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太守與語說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達吾何憂尋爲丞相主簿操攻漢中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斬竟

重者一人而釋其餘操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
軍事子丕代操爲丞相以爲魏郡太守從丕至黎陽津渡
者亂行斬之乃整至譙以爲豫州刺史時大亂之後州郡
多不相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
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
安靜寬仁有豈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
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
奏免之丕曰真刺史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守
戰備敵不敢犯外修軍政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
山澗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
渠是也俄與諸軍攻孫權破呂範于洞浦封陽里亭侯加

建威將軍曹叡時孫權在東關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權每出兵攻魏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而魏之出師亦由淮沛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叡善之使督滿寵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南侵達至五將山休表求深入叡令懿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吳無東關之備必并兵于皖休深入與敵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得生口言休大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于外路絕于內進

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敵以軍無後繼故
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敵見吾
軍必走若待後軍敵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而行多
設旗鼓爲疑兵敵見達兵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
軍乃振初達與休不相能曹丕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
侮易諸將不可爲督丕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達休無噍類
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得斬孫權以報子充字公
閻爲中護軍爲司馬昭弑曹髦者

蘇則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少以學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性剛直疾惡慕汲黯之爲人歷酒泉安定武都太守

所在有威名曹操攻張魯過其郡與語說之徙爲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徙飢窮則極意撫循流民來歸旬月得數千人勸之力穡是歲大稔西平麴演等叛討平之加護羌校尉關內侯進封都亭侯召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臥枕則膝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與丕弟植聞丕代漢皆悲哭時丕但聞植所爲而不聞則也嘗從容語其下曰吾應天授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盡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肘則曰不謂卿也乃止丕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珠可復求市否對曰若化洽中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不默然後從丕獵槎桎拔失鹿丕大

怒據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以獵戲多殺羣吏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
丕曰卿直臣也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東平相道病卒

任峻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時天下大亂與同郡張奮舉郡歸曹操操以爲騎都尉妻以從妹每出戰峻常居以給軍時歲饑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置屯田操以峻爲典農中郎將祗爲屯田都尉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實官渡之役峻典糧賊數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敵不敢近軍國之饒始於棗祗而成于峻操以峻有功封都亭侯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

理明每有所陳操常稱善建安九年卒棗祇者潁川人本
姓棘其先避仇改焉仕至陳畱太守孫據字道彥仕晉

張旣

張旣字德容馮翊高陵人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
一曹操以爲議郎使參鍾繇軍事累遷京兆尹招懷流民
興復縣邑百姓懷之操稱魏王召爲尙書出爲雍州刺史
操謂曰還君本州可謂衣錦晝行矣從攻張魯說操拔漢
中民數萬家以實長安其後操欲拔漢中守軍恐昭烈北
取武都氏以逼關中以問旣旣曰可勸使北就穀避敵前
至者厚其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其策乃自到漢
中引出諸軍令旣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

界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抵西域皆屬雍州子丕時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酒泉黃華西平麴演各逐太守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叛河西大擾丕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乃以旣代鄒岐爲刺史旣至大破胡斬首獲生以萬數丕說進封西鄉酒泉蘇衡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旣與夏侯儒擊破之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以備胡西羌恐帥眾二萬餘落降旣臨二州十餘年善政藹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涪燉煌張恭周生烈等後皆爲時用建興初年卒子緝字敬仲以女妻曹芳

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愼司馬師專國與中書令李豐等謀誅之事泄遇害語在夏侯元傳

杜襲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鍾繇表爲議郎荀彧薦于曹操操以爲丞相軍謀祭酒操稱魏王以爲侍中與王粲和洽竝列從攻張魯道拜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雒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昭烈所殺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等糾攝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眾心操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而所選多不當操曰釋騏驎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爲留府長史時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附操而有謾言操大怒欲攻之

羣下皆諫操橫刀于膝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方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人謂公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弓不爲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爲莛撞起音今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哉操遂厚撫攸攸卽歸附子丕篡漢爲督軍糧御史武平亭侯入爲尙書曹叅時進封平陽鄉侯卒有趙儼者字伯然避亂荊州與襲同居處通有無建安二年詣操操以爲朗陵長曹芳時積官至司空初儼與襲及辛毗陳羣皆同郡知名時號辛陳杜趙云

高柔

高柔字文惠陳畱圉人曹操以爲刺姦令史議法平允夙

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操夜嘗出微察諸吏見柔假寐徐解裘覆之而去尋爲丞相倉曹屬轉理曹掾子丕篡漢賜爵關內侯加治書執法遷廷尉丕以宿憾欲枉法殺鮑勛柔固執不從曹叡初封延壽亭侯時大興宮殿百姓勞役博采美女以充後宮柔上疏諫叡嘉納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主將以爲亾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訴冤莫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曰汝何知夫不亾盈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之甚謹又哀兒女非輕狡不顧家者柔復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屢求不獲時子文適繫獄

柔乃引子文問所坐徐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假貸于人柔察其色動乃曰汝昔曾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情駭應對失敘柔曰汝已殺禮宜卽首服子文情得叩頭具首殺禮本末藏瘞所在乃以其事聞于叡復盈母子爲平民仍頒其獄于境內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復徙司徒曹髦立封安國侯轉太尉卒時年九十有王觀者字偉臺東都廩丘人與柔同時仕進累遷涿郡太守曹叡時會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曰何不爲劇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于明府有任子之責觀曰夫君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于役條當有所降差豈以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

民乎後送任子詣鄴時觀惟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如此累
遷少府曹髦時封中鄉亭侯轉右僕射曹奐初遷司空卒

劉放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遭亂
依漁陽王松後說松歸曹操又爲松荅操書其文甚麗操
旣善之又聞其說松由是辟參司空軍事操稱魏王與太
原孫資俱爲祕書郎參丞相軍事子丕篡漢放資爲左右
丞數月放徙爲令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
給事中放關內侯資關中侯竝掌機密曹叡立尤見寵任
同加散騎常侍放西鄉侯資樂陽亭侯漢丞相諸葛亮出
屯南鄭議者以爲可大發兵就攻之叡以問資資曰昔武

皇攻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救出夏侯
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
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今若進軍南鄭道旣險阻計用
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邊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
後當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
慮叡乃止資進封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一時命令多出其
手孫權與諸葛亮約同舉伐魏邊侯得權書放乃改易其
辭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誠封以示亮亮膽
其書與權將步騭等騭以示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
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遼東平以參謀議各進爵封本縣
放方城資中都督曹叡病欲以曹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

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
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
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爽可代
字否放資因贊成之又力陳宜速召太尉司馬懿以綱維
皇室叡納其言卽以黃紙授放資放資旣出叡意復變令
止獨召爽與放資俱受遺令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懿亦
至登牀受遺令已而叡死先是放資久典機密獻肇不能
平殿中有雞栖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
資放資懼故勸叡召司馬懿及稱贊曹爽而抑退獻肇等
曹氏之亾禍基于此曹芳旣立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
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放轉驃騎將軍資衛將軍領

監令如故後各年老辭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爽死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建興十三年放卒資復句免尋卒放資旣善阿旨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毘而助王思以是獲譏于世然亦密陳損益不專道諛云放子正資子宏爲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

贊曰蘇則聞獻帝之廢而悲不自勝詰董昭之佞而義形于色凜凜有古烈士風然終不免撓節于曹氏惜哉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一

十行梁家存古區士風尚遠矣其誠君子曹為世範

其以神聖而廟帝之類而落不日則前其訓之公而後

則則法守家平裝字字誠

則則千世然亦密刺世登本報法類云以子玉發于去為

則則則對神訓自又未嘗思言格夫以空虛而也玉思則

以資為射中射中誓命鼓與十三軍效李作或德及

則則則則射中射中誓命鼓與十三軍效李作或德及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二

宋蕭常撰

魏載記第九

張遼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本聶壹之後以避仇變姓呂布以爲騎都尉布敗歸曹操以中堅將軍從攻袁譚袁尙譚尙破復平遼東柳毅等還鄴操自出迎引與共載拜盪寇將軍從攻袁尙于柳城卒與虜遇遼請戰氣銳甚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初操將攻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而公遠出若劉表遣劉元德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事去矣操策表必

不能任元德遂行時荊州未定復遣屯長社臨發軍中夜有謀變者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亂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與蘭合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纔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兵諸將以爲道險難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至山下攻之斬蘭成盡俘其眾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使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攻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

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帥眾十萬圍合肥乃共發教曰若
孫權至者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
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
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
一戰諸君何疑李典意與遼同于是夜募敢從之士得八
百人椎牛饗士明日出戰平旦遼被甲執戟先登陷陳殺
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皆
走高隴以長戟自衛望見遼所將兵少乃聚圍遼數重遼
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
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援出餘眾自旦戰至日中
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駐合肥十餘

日城不可拔乃引去遼帥諸將追擊幾獲之拜征東將軍
建安二十一年操至合肥按行遼戰處歎息良久增其軍
徙屯居巢子丕篡漢封晉陽侯嘗問所以破吳狀顧左右
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其母作殿後復與
諸將破權將呂範卒于江都樂進者字文謙陽平衛國人
軀幹短小以膽力稱從操爲帳下吏操表爲陷陳都尉封
廣昌亭侯與遼屯合肥有功增封邑建安二十三年卒李
典者字曼成山陽鉅野人操以爲裨將軍劉表使昭烈北
伐至葉操遣典從夏侯惇拒之昭烈燒屯去惇帥諸將追
之典曰敵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險草木蔽翳不可追
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畱守惇等果遇伏大敗會典救

至昭烈乃去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
家居乘氏請徙魏郡操笑曰卿欲慕耿純耶遷破虜將軍
合肥之役典與遼進皆素不睦遼恐其不與己同意典慨
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
義乃帥眾與遼破走敵軍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
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卒
臧霸者字宣高泰山華人與遼等皆從呂布布敗歸操以
爲琅琊相操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
叛既定二人匹命投霸操謂昭烈語霸送二人首霸曰霸
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曹公生全之恩不敢違
命然王伯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昭烈以霸之言

告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
乃以翕暉爲郡守時操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
州故操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憂封都亭侯加威虜將軍
遷徐州刺史與遼東拒孫權于濡須口拜揚威將軍假節
復與夏侯惇等屯居巢子丕時遷鎮東將軍進封開陽徙
封良成與曹休破呂範于洞浦召爲執金吾位特進卒

張郃

張郃字儁又河間鄆人爲袁紹中郎將官渡之役紹使與
高覽攻曹操營郃叛紹歸操紹眾于是大潰操以爲偏將
軍從攻袁尙于鄴拔之操旣降張魯留郃與夏侯淵守漢
中拒昭烈淵歿于陳郃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恐爲敵所

乘三軍失色乃推郤爲軍主眾心始安操聞遽自至漢中引出諸軍郤還屯陳倉子丕篡漢以爲左將軍封鄭侯曹叡時漢丞相諸葛亮出祁山郤與亮前鋒馬謖戰于街亭敗之後亮復出祁山至木門與亮戰軍敗死焉于禁者字文則泰山鉅平人累拜虎威將軍與郤及張遼等討梅成陳蘭成降已而復叛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餉前後相屬遂擒蘭等時禁與張郤及張遼樂進徐晃俱爲名將操每攻伐迭爲軍鋒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于樊使禁帥諸軍往救仁會大霖雨平地水數丈禁七軍皆歿禁遂降羽操聞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不及龐德耶後孫權襲殺羽禁復爲吳所得子丕篡漢權遣

禁還不令詣鄴謁操墓使預于祠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
怒禁降服之狀禁見之恚甚發病卒徐晃者字公明河東
楊人累遷平寇將軍操遣晃與夏侯淵拒昭烈于陽平復
遣助曹仁攻關羽屯宛會于禁等皆歿羽圍仁于樊又圍呂
常于襄陽晃以羽難與爭鋒遂屯陽陵陂操遣徐商呂建
等詣晃乃稍前去敵圍三丈所未攻操又遣朱蓋等十二
營詣晃羽自將步騎出戰晃擊之羽退遂追逐與俱入圍
敗之操聞之曰吾用兵三十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
長驅徑入敵圍者舉卮酒與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
時諸軍皆集操按行諸營士卒皆離陳觀而晃軍營獨整
將士駐陳不動操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子

丕初進封楊侯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侯先爲不可勝
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曹叡時卒

龐德

龐德字令明南安狽道人爲郡吏從馬騰討叛羌有功遷
校尉曹操使鍾繇帥關中諸將討袁譚將郭援德爲軍鋒
親斬援首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歸操操聞其勇拜立義
將軍與曹仁等共屯樊攻關羽與羽戰射羽中額常乘白
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霖雨
漢水暴溢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隄上羽以大船四
面射之自平旦至日中短兵接戰益怒而水浸盛吏士皆
降德乘小船欲還水盛船覆爲羽所殺有許褚典韋閻溫

龐清者與德同時皆驍勇忠于曹氏者褚字仲康譙國譙人長八尺腰帶十圍勇力絕人漢末聚族里堅壁以禦寇時葛陂賊萬餘人攻其壁糧且盡僞與賊和以牛易食賊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拽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不敢取牛而去曹操徇淮汝褚以眾歸操操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從操討韓遂馬超于潼關操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畱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追褚扶操上船敵戰急矢下如雨軍爭濟船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中流矢死褚右手進泝船僅得渡是日微褚操幾不免後操與超單馬會語惟褚獨從超負其勇陰欲前突操素聞褚勇

疑從騎卽褚乃曰公有虎侯者安在操顧指褚褚瞋目盼
之超不敢動後數日會戰大敗超等遷武衛中郎將武衛
之號自此始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虎癡是以超呼
爲虎侯曹丕篡漢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子叡初進封
牟鄉卒韋陳畱己吾人膂力過人有志節從操戰常先登
陷陳由都尉遷校尉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曰
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後與張繡戰被創瞋
目大罵而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以涼州別駕守上邽
令馬超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超溫止之不能禁乃
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遣溫密往告急于夏
侯淵敵圍數重乃夜從水中潛出明日敵見其迹追之執

以還超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于人手
義何所施若從吾言語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
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詣城下溫大呼大軍
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
爲命計耶溫不應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
謂曰城中故人有欲與我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
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
者乎超遂殺之清字子冀酒泉表氏人初以涼州從事守
破羌長會武成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令曰敢有臨
商喪死不赦清聞之棄官奔走號哭喪所乃詣猛裹匕首
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敕遣之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太守徐楫請爲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請踰城告急于張
掖燉煌二郡初疑未可發兵消欲伏劔二郡感其義遂爲
發兵未至城陷楫死消乃收斂送喪還本郡行服三年乃
還曹操聞之辟爲掾累遷西海太守中散大夫卒初消外
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消舅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
消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帷車袖劔白日刺壽于都亭前
徐詣縣曰父仇已報請就戮祿福長壽陽尹嘉義之會赦
得免州郡刊石表闕

文聘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
琮嗣曹操攻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

州當待罪而已操旣濟漢乃詣操操曰來何遲耶聘曰先日不能輔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旣歿常欲據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于孤弱死無媿于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于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獻歆流涕操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遇之操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太守委以邊事有功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子丕篡漢進封長安鄉侯遷後將軍進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眾圍聘于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疑之語其下曰北方以此人忠臣故委之以此郡今吾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去之在江夏數十年威振敵國卒呂虔者字子恪任城人爲泰山太守操使督青州諸郡兵討

東萊李條等有功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封益壽亭侯
遷徐州刺史威虜將軍辟琅琊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
之世多其能任賢曹叡時卒

滿寵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曹操辟爲西曹屬轉許令時操
欲殺天下舊德宿望故太尉楊彪以非罪收付縣獄荀彧
孔融竝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
數日求見操曰楊彪考訊毋它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
此人有海內名若罪不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
乃釋彪初融等聞其考掠皆怒及因是得釋更善寵曹叡
時爲征東將軍封昌邑侯時無歲不有吳師寵上疏曰合

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敵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軍救
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
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固守
此爲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于計爲便尙書趙咨是其策
遂從之是歲權自出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舍
舟而去召爲太尉卒子偉以格度知名有田豫郭淮者皆
與寵同時立功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昭烈甚奇之昭烈
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昭烈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
共成大事也曹操辟爲軍謀掾累遷弋陽太守所至稱治
佐曹彰平定代郡遷南陽太守子丕篡漢使持節護烏丸
校尉牽招解儁并護鮮卑轉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孫權

帥眾號十萬攻新城滿寵欲帥諸軍救之豫以爲敵悉眾
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
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怠怠而擊之可大
克也若敵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墮其計
豫以狀聞叡從之會孫權師退久之徵爲衛尉屢告老司
馬懿以書諭之荅曰年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
夜行不休遂固稱病篤拜大中大夫食祿卿卒時年八十
二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曹操畱夏
侯淵拒昭烈以淮爲司馬淵戰沒軍中洵洵淮收散卒推
張郃爲軍主眾乃安曹叡時丞相諸葛亮來伐出斜谷竝
田于蘭坑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

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
搖蕩民夷非吾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王師
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
淮獨謂此見形于西欲使吾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是夕
果攻陽遂以有備而退延熙七年夏侯元等寇漢中淮督
諸軍爲前鋒度勢不利輒拔軍遁故不大敗封都鄉侯遷
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進封
陽曲侯曹髦時卒

王凌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叔父允爲漢司徒舉孝廉再遷中
山太守曹操辟爲丞相掾子丕篡漢拜散騎常侍出爲兗

州刺史拒吳師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青州刺
史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百姓稱之從曹休南侵休與敵師
遇于夾石休軍大敗凌力戰決圍休得免徙豫州刺史得
軍民驩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
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迹曹芳時爲
征東將軍都督揚州以卻敵功進封南鄉遷車騎將軍儀
同三司就遷司空司馬懿旣殺曹爽進凌太尉自是大權
盡歸于懿曹芳擁虛位而已凌每切齒且謂芳昏弱故受
制于懿時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凌甥也凌乃與愚
密謀起兵誅懿廢芳而立操子彪謂彪長而才會愚病死
凌旣失援復遣其將軍楊宏以事密告兗州刺史黃華華

宏等乃以其事白懿懿遂帥眾攻凌懿軍奄至百尺凌不知所出乃乘船單出迎懿懿遣人護送京師凌至項過賈逵祠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于魏社稷者惟有神知之遂飲藥死懿至壽春盡殺凌黨夷其族并殺彪等是歲八月懿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後數歲文欽母丘儉諸葛誕等相繼起義欲誅懿子師昭皆不克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父興爲武威太守有功封爲高陽鄉侯儉襲爵爲平原侯文學曹叡時累遷幽州刺史度遼將軍以定遼東功進封安邑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鎮南將軍換鎮東都督揚州時司馬師廢曹芳儉憤其不臣與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起兵誅之延熙十八年正月以曹

叡妻郭氏令移郡國罪狀師且爲壇于壽春城西與諸將
插血同盟帥兵五六萬人與文欽等渡淮北討師師帥中
外軍拒儉等使其監軍王基爲前鋒據南頓儉軍不利有
尹大目者幼爲曹氏家奴常在曹芳側師與俱行大目知
師畏憤成疾一目突出乃曰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追語
令罷兵師卽遣之大目單騎被鎧追欽遙與語大目心實
主曹氏謂曰君侯何苦不復忍數日中邪欲使欽解其意
欽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曹氏家人不念報恩反與
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傅矢欲射之大
目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欽敗儉聞之遂遁眾潰
爲安風人所殺中外聞之莫不悵惜儉子甸字子邦有重

名曹芳之廢也。旬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若，將負四海之責。儉然之。及儉起兵，司馬師問旬所在，知其不行，曰：旬不來，儉無能爲也。儉初起兵，遣其子宗等西入吳，文欽亦奔吳。吳以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譙侯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累遷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徙豫州，儉之敗也。壽春中，十萬餘口懼誅，悉流迸山澤，或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誕以懿父子專政，擅誅殺，而王凌、母丘儉等皆起義不克，反爲所夷滅。心每不平。延熙末，舉兵誅司馬昭，軍敗，被害。麾下數百人坐不降，昭悉斬之。皆曰：爲諸葛公死，無恨。其得人心如此。晉習鑿齒著論曰：

儉感曹叡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儉事雖不克可謂忠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雖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儉者可謂不愧矣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兄事之爲曹丕文學丕旣篡漢再遷雒陽典農勸民稼穡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子叡初加揚烈將軍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于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上之名其兄之子及其子以見意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冲漢字道冲且爲書戒之其略曰吾

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尙通
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
山不得其人輕之如艸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
之北海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務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
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然性行不均少
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效之安樂
任昭先純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謙處不避洿怯而能
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
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尙忠節其取

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
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矣吾復何憂哉曹芳時累轉徐
州刺史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
昶以爲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
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
表徙治新野廣農墾殖倉廩充滿司馬懿旣殺曹爽乃博
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
其二用考試以謹黜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職其四
欲約官實祿以勵廉恥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以破敵
功遷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後母已儉諸葛
誕等憤司馬師專國欲起兵誅之昶附師爲之盡力儉等

既遇害進驃騎將軍遷司空卒兄子沈與司馬昭謀弒曹
髦者

王基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刺史王凌辟爲別駕尋擢中書
侍郎曹叡盛修宮室基上疏切諫散騎常侍王肅著經傳
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而基據依元義常與抗衡
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境爲政清嚴設備甚謹敵不敢犯
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兵集建業宣言欲北伐揚州刺史
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
全琮出廬江朱然攻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
權且老自出則懼內釁卒起遣將則舊將已歿新將未信

此不過用補定卒乘還自保耳權果不及出著時要論譏
切時政徵爲河南尹除尙書出爲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
從王昶南侵基別襲步協于夷陵收其米三十餘萬斛遷
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曹髦初進封常樂亭侯母
丘儉起兵欲誅司馬師師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
與儉等戰有功加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葛誕敗轉征東
將軍都督揚州進封東武轉征南將軍都督荊州基自附
于司馬昭昭亦厚遇之曹奐初卒

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年十二遭亂隨母至潁川讀故
太丘長陳寔碑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

宗族有與同名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能作幹
佐爲稻田守叢艸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去
處時人多笑焉爲典農上計吏司馬懿見而奇之辟爲掾
遷尙書郎時欲廣田蓄穀爲滅敵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
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
溉又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論其旨又以爲昔破黃巾因
爲屯田積穀許下以制四方今軍攻淮南運兵過半陳蔡
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
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
守水豐常收三倍于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
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

食也司馬懿善之事皆施行延熙四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糧有儲而無水害皆艾所建也十二年與郭淮等拒漢將軍姜維後以破文欽功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于狄道曹奐時司馬昭令諸將犯漢昭指授節度使艾與漢大將軍姜維相綴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還守劔閣艾從陰平道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橋閣以度山高谷深又糧餉且匱頻于危殆乃以羶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漢守將馬邈等降漢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大破之漢遂囚艾承制拜官深自矜伐謂漢士大夫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

某相值故窮耳識者笑之鍾會等皆白艾所爲悖逆檻車
徵之艾父子旣囚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監
軍衛瓘遣田續斬之于綿竹子忠俱死餘子在雒陽者悉
誅之

贊曰凌儉欽誕數子不附司馬氏而甘于一死可謂忠于
所事者和與沈附晉傾曹而沈之子浚復叛晉而謀不軌
所謂世濟凶德艾與會果于犯順隕身赤族非不幸也

常曩侍孝節先公讀史至陳壽蜀志而先公廢卷不懌
曰漢其蜀乎小人哉陳壽也于是常生十四年雖未成
人亦麤知古今治亂與亾之大略因請曰昭烈漢之支
屬繼獻帝而作豈當號爲蜀歟抑陳壽因其所都之地

而名之歟將改仕晉氏而黜其故國本號也先公言壽
之父以罪爲諸葛亮所髡而壽之身復爲亮子瞻所笞
又仕漢久不得志庸是貶其號而詆訕其君臣且以尊
魏也然壽之史行於世幾千載無一人正其謬而改作
者吾老矣竊有志焉而日者謂我歲行戊亥間將死果
爾吾其已矣成吾志者其汝也夫常忍涕而識之旣冠
楛于時學而未遑然亦未始一日不往來于中後三十
年歲在戊申偶抱病累月病愈因追憶先公之所以屬
望勉強成書雖正其名而私切自揆學不淹貫文不雅
馴大懼不足以成先公之志安知後人之議常不猶常
之議壽也哉先公諱昌齡字椿年後更諱壽朋博極羣

書爲時儒宗既卒門人私謚孝節先生云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二

續後漢書義例

凡後漢書有傳者茲不復出事偶相涉則隨事而書

凡書一歲之事必有先後若舊史所載首尾失序無所考
正則書于歲末曰是歲某人某事

凡記事必繫之日不日蓋陳壽崇魏而黜漢略而不書無
他書可考今止書月與時魏雖書日漢旣不日魏豈得

獨日

凡記事舊史不載歲時月日不可書之于紀

謂歲時日月
四者俱不著

今互見列傳庶不沒其實

凡天子諸侯之使通曰聘或曰如然如略于聘漢使他國
則曰如吳使漢則曰來聘

凡皇后崩則書皇后某氏崩皇太后則不書氏此蓋班史
舊例

凡書薨卒眎官職之崇卑宰輔諸王大司馬大將軍衛將
軍則曰薨車騎驃騎左右前後將軍與夫加號大將軍
若征北平江
大將軍之類亦書薨尙書令九卿則書卒若建安二十
五年後將軍黃忠書卒時昭烈未稱尊號故也

凡吳魏僭竊之君書薨則太重書殂則尤重書卒則又若
引而進之今止書死

凡事之不繫乎治亂不關乎名教與夫迹涉怪誕者略而
不書

凡地名見于音義郡不著而縣著蓋縣名旣多又且重複

覽者未暇徧省不可不著所隸之郡若郡則不復贅言
凡音義所釋地名其言故者皆指先漢

續後漢書音義第一

宋蕭常譔

紀一上子貞元朔二年封陸城侯陸城亭名隸涿郡按前漢書表貞以元朔二年

封而陳壽蜀書作元狩六年誤也若此類皆刊正之壽云封亭侯表無亭字延熹音停羽葆車合

五采羽名為葆車上建羽葆故曰羽葆車公孫瓚才贊切後漢書有傳黃巾賊帥張角起

魏郡按陳壽志與後漢書皆云鉅鹿人而起于魏魏與鉅鹿云張角起魏郡蓋角雖鉅鹿人而

為鄰郡今下邳音皮故東海縣東京永平十五年為侯國從堅傳應劭曰邳本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

高唐平原袁紹字本初後漢書有傳平原令孔融屯都昌後漢

書有傳都陶謙表為豫州刺史謙時為徐州牧後漢書有昌北海縣傳郡國志豫州所領七郡

小沛即沛縣以有沛郡故曰小沛猶槐里之小槐里七陽之小弋陽昭烈雖喪師失地及其復振未嘗不還小

沛荀彧音欲後漢書雖有傳而彧專為曹氏腹心程昱音郁謀代漢者又其事迹皆見于魏故併傳之

宜稼堂叢書

麋竺民夷切袁公路近在壽春術字公路後漢書有傳壽春九江縣史家例凡稱某

人必書其名其或稱字則記時人之所稱耳無特稱其字者春秋書季子之類非常例如陳壽書司馬仲達劉景升

等類從時人所稱可如稱陳仲弓盧子所吏使君所吏昭烈遂

幹宋仲子任定祖之類非是今皆正之其事迹詳見後漢書董卓傳

領徐州徐州領李催郭汜汜音似汜一名多北

烏鳥古陝失冉切宏農縣即新豐京兆乘輿承正安邑東

縣盱眙淮陰盱音虛眙音下邳相曹豹裴松之引典略云

壽昭烈傳書下邳守將蓋為相必後漢書失其孥音

有守兵謂之將亦可今從典略呂布後漢書宜城南郡縣

後同妻轉軍海西復以為豫州刺史海西廣宜城南郡縣

子總稱郡遷都于許頽川縣即表為豫州牧昭烈凡三韓暹思兼

要擊要平袁術僭號于淮南時術在九江術走渡淮奔其

雷薄陳蘭越騎校尉种輯蜀志作長水後漢書作越騎今

于灞山從後漢續漢志注如淳曰越人

自附以爲騎故曰越騎晉灼曰取其才力超越按光武改
青中左校尉爲越騎校尉劉昭曰越人非善騎者晉說是

王服 陳壽改 從容 此嵩 匕箸 上音俾 車胄 尺加 紹去鄴 魏

劉表 字景升荆州牧 官渡 裴松之引北征記曰中牟臺下

尚存今在鄭州中牟縣北後漢袁紹傳章懷太子注曰官
渡在汴州中牟縣北酈道元水經注荳蕒渠經曹公壘北

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臺 新野 南陽 博望 南陽 如廁 策至

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 髀肉 音 烏丸 胡官切 柳城 遼西 樊 襄陽城外 當陽 南郡 江

陵 南郡 走漢津 音 沔 漢水出嶓冢山曰 夏口 江夏沙羨縣

日有津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楚東有夏州左傳楚莊王伐
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洲名夏口

赤壁 在黃岡縣 舟艦 倚減切 油江口 油水名出武陵故 京口 京

隸丹 劉璋 字季玉據蜀 張魯 據漢中後漢 龐統 蒲光 亦說

陽 式芮 操以譎 古穴 五伯 音 涪 音浮廣 倉卒 七忽 司隸校尉

切 漢書有傳 書有附傳 龐統切 亦說

實之莫書音卷第一 二 宜稼堂叢書

音效又白水廣漢縣成都蜀縣葭萌廣漢縣後厚施去聲秣陵丹陽

縣本名金陵秦始皇改建安中孫康青泥近襄陽劉瓚古回縣

權又改建業晉避愍帝諱改建康

竹廣漢縣雒城廣漢縣魚豢云漢以火行而去水漢國號亦從水又

可易白帝南郡巫縣西有白帝城公孫述所築述自謂得

置歟金行故稱白帝後人以迷築此城故名曰白帝

城後隸巴東郡巴東即今夔州城去州十里杜子美江州

詩云白帝夔州名異城夔州即魚復昭烈改曰永安

巴縣故巴國有江陽犍為縣後旄頭音毛史記昴星曰旄

塗山禹所娶

麾仗白羽仗班弓箭左筆右罕鐘簾上羽切鐘鼓之柎釋

作籥竝音笳謂之旄頭益陽長沙縣張郃音合宕

作附足也竝音夫梓潼音童廣漢縣

渠徒浪切南鄭漢中縣下辨武都縣金禕儻珪切陽平在漢中紀一

下河水出武都南人江如淳曰北謂漢水定軍興勢漢中

有定軍山與斜谷七奢切斜谷出武功縣衙領至南鄭入沔西征賦

勢與定軍屬

注曰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曰上庸漢中縣後蒯祺切苦怪

射援本姓謝其先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為安定王

廢孺子嬰公隗囂上五鬼切犍為渠延切故沔陽漢中不臬

為安定公隗囂下音翺犍為夜郎國故沔陽漢中不臬

堅堯切殺人而懸其首按說文臬不孝疾如丑刃縱橫從皆

鳥也日至捕臬磔之以比惡逆之人疾如丑刃縱橫從皆

去聲竝殪音意濟陰魏諷濟陰魏諷和去諷未遠當從和言

梁郊大梁之郊陸渾因農縣故戎國後將軍黃忠卒昭烈未稱尊號故

向舉音餉趙苻音作光祿勳黃柱今本皆作權誤也按權未漢

水孔安國禹貢注云泉始出嶓冢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

都為漢養音漾續漢志注引巴漢志云漢水二源東源出
氏道之養山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
山歷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又云西源出隴西嶓冢
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一說云西漢
出隴西嶓冢山曰漾水而東曰沔水又東曰漢水至南鄭
有褒水入又有文水入又東有旬水入又東過順陽有濟

水自號北來山又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乾祇猶言天仁

覆字救昭穆音韶一作韶或云本柴音柴祭也謂燔瘞上

煩下于嚮祚或作昨下裴松之云昭烈雖

志切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

于時英賢作輔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記載闕略良可恨

也陸議後更巫秭歸竝南郡秭歸古夔子國唐武德初割

武昌故鄂江夏縣孫權更夷陵夷道竝南郡獠亭許交切又

也佷山胡登切與恆同音義故武陵縣魚復音腹巴縣春

傳文十年魚永安之唐初為信州又為夔州漢嘉故蜀

縣陽嘉二年臨邛渠庸切蜀縣邛水出嚴疾革紀力陳習

忽趙戩音翦字叔茂長陵人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

事詳見後漢書王允傳馬謖所六街亭漢陽郡略陽縣有

郡有街泉縣東京改紀二諱禪音遜禪洋柯上音臧下音

鼎六年開應劭曰臨牂柯江故名顏師古曰牂柯繫船于

也華陽國志楚頃襄王遣莊躋伐夜郎軍至且蘭緣船于

岸而步既滅夜郎以且蘭牂柯縣且于居切雍闔上去聲越

改名牂柯代音弋且蘭牂柯縣且于居切知氏音廖立力

切 芘山今在岷州蓋天水臨洮之武都陰平郡名非廣陳

倉 縣扶風石亭近建業即秣漢樂二城固沔陽成固皆漢中

縣 西城漢中縣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分子午谷莽時開莽

傳云從杜陵直絕南山通梁漢道名子午長安正南山名

秦嶺谷一名樊川褒斜漢中谷陽谷在雍涼青封即木阜

名南曰褒北曰斜首尾七百里陽谷之間青封即木阜

陵 九江合肥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渭南扶風渭費

禱 扶味湔音箋蜀縣岷山在西江水所出縣前觀阪觀去

汶水音問汶江之氏王符健丁奚切堅之族璿音祖中音

稅之租襄陽記曰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夷王

鄆沔二谷中土地平費禕至漢中漢中治宦人黃皓始與

政陳壽景耀元年書黃皓始專政按董允傳延熙

之繁蜀涪陵音浮西平涼州郡名晉志曰漢置郡不著句

安古候漢壽故廣漢葭萌縣昭烈改為漢壽晉志曰昭烈

日漢壽又立漢德縣合五縣為梓南安中平五年分漢陽

潼郡晉武帝泰始中又為晉壽

故天狄道襄武臨洮竝隴上邽音圭隴西縣以有下邽段

谷近上壽春九江駱谷漢中之北境曹爽鍾會入寇山此

屬蓋芒水近長侯和在洮鄧艾牛蓋切表一曲阿吳縣故

屋芒水近長侯和在洮鄧艾牛蓋切表一曲阿吳縣故

烏程吳沙羨音夷江汝穎汝南倉亭在兖州近西平南

縣沙羨音夷江汝穎汝南倉亭在兖州近西平南

縣上饒鄱陽南皮渤海石頭城在建業濡須在歷陽皖城廬江五

口在漢譙沛縣南昌豫章縣表二拓地音托數圻音方習鑿齒

晉尚書郎李昇皮戀切甄氏音真改夷陵為西陵此非江斬春音其廣

陵廣陵縣錫音陽漢中縣左傳文十由拳吳縣古橋李左

橋李秦始皇改改摩陂為龍陂在潁川城邾音朱江夏

記曰縣楚滅邾徙其君于此因以為名先漢衡山王吳芮

所都後漢順帝紀永和二年盜殺邾長章懷太子注故城

在今復州改禾興為嘉興吳縣故由拳孫權黃龍三年扶

竟陵縣東交阯徼外夷舒廬江句容丹陽縣音雲陽吳縣後改曲

郡堂邑廣陵縣故東興東興城在巢湖即東關南去江四

廬江孫綝丑今切分宜都置建平郡西陵建平國之藩表劉

龔音儼自張棫音式字敬夫紹興宰相魏忠獻公列傳一

嬪嬙上皮民切賓振昭烈臨豫州駐小沛時以小沛劉

焉漢書有傳子瑁音胃縱橫並去聲逾遠音逾朝請青徑切璩渠音

列傳二東陽故臨淮縣東養耆上上聲猶豫上夷救切災沴音戾

又陳元方名紀羣趙元達名昱琅邪人亦焉足于堅切賁育上音奔二

勇士古辟召音璧韓子助名未詳飲餞飲從去聲荒思讀從去聲推之土綏切

恩施讀從去聲應仲遠名劭瑒病蹙不能行善論縱橫下二字南

徵音北列傳三上父珪字君貢從父才用切從至如南陽

隆中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石韜孟建韜字廣元建字威公

梁父吟梁父泰山下小山古樂府有梁父吟蓋亮所作其

正相似問是誰家豕田強古冶氏力可排南山文能絕地

孫捷事詳見晏子春秋崔州平烈之龐德公襄陽人統司

馬徽字德操穎川人欲信大義信音申伯業音霸古者止稱重耳音重

豐之出守江夏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

重陵在今安州雲夢縣東南建興四年宛字南陽縣柴桑

孫權攻江夏圍石陽石陽江夏縣去聲於戲讀作秦必

豫章漢南漢水之南魯縞音葉并力去聲於戲讀作秦必

韻云祕密之必廣五梁其姓滇池音顛益州縣前後羽葆

綵羽名羽葆羽葆幢謂之纛音燾一音毒姚佃音宙罷弊罷音皮郭

攸之楚國先賢傳攸之名演又見廖立傳渡瀘前志瀘惟水出

音劬咨諏子侯秦嶺在長長安京兆縣先咸陽秦名咸陽

挺新城武帝元鼎扶風箕谷今利卒聞九忽西縣漢陽躋

足去搖切賓叟徂宗切列傳三下并日必正烏巢在今滑

城東曹操幾敗北山陳壽作伯山恐非操嘗敗漢中從蜀

袁紹戰處

操運米北山下即漢中也又張魯傳注董昭奏曰武皇帝
 承武都降人之辭云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
 可守及往不如所聞又魯聞陽平已陷乃奔南山入巴中
 則知陽平為北山矣唐德宗在興元興元即漢中問陸贄
 曰近有卑官自北山來者率非良散關在長安之西路出
 士由興元視漢中以北為北山武都見張魯傳自
 漢中出散關建威都陽西北境近武木牛流馬亮集載木
 則直抵陳倉建威都陽平見姜維傳木牛流馬法
 曰木牛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
 行少可以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
 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
 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
 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
 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勞也
 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去
 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
 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後軸孔去前軸孔分墨二寸七
 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軸孔分墨一尺五分大
 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
 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軸孔去後杠孔分墨
 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
 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

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

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

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

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

寸五分厚一寸鹵城定安有畏蜀如虎時司馬懿畏亮不

四分同杠耳鹵城木門即青封不躡謂不圍溷

曰公畏蜀如虎奈無當近鹵木門近鹵不躡謂不圍溷

天下笑何懿病之城無當近鹵木門近鹵不躡謂不圍溷

上音青下胡困五丈原在扶風挑戰徒了遺巾幘上于揆

切圍亦溷也武功縣挑戰徒了遺巾幘上于揆

國婦人之飾巾首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悉仰于官去仰

飾也國婦人之飾巾首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悉仰于官去仰

聲景升季玉劉表字景升八陳圖陳去聲晉書桓溫傳初

沙之上疊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

文武皆莫能識之後漢書竇憲傳班固燕然銘曰勒以八

陣葢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則非

亮所創蓋古制也故傳曰黃帝太公丘井法也

不測... 蓋古... 出... 將曰... 帝... 公... 日... 衆... 老... 壯...

文... 者... 莫... 謂... 為... 善... 美... 法... 實... 德... 實... 固... 燕... 然... 論... 曰... 德... 曰... 人...

山... 之... 士... 德... 善... 人... 行... 善... 則... 志... 二... 夫... 德... 見... 之... 曰... 常... 由... 並... 終... 正...

登... 景... 狀... 際... 正... 德... 善... 人... 行... 善... 則... 志... 二... 夫... 德... 見... 之... 曰... 常... 由... 並... 終... 正...

上... 音... 青... 不... 快... 固... 正... 文... 烈... 有... 炎... 其... 德... 善... 人... 行... 善... 則... 志... 二... 夫... 德... 見... 之... 曰... 常... 由... 並... 終... 正...

曰... 公... 具... 深... 中... 氣... 象... 無... 害... 也... 德... 善... 人... 行... 善... 則... 志... 二... 夫... 德... 見... 之... 曰... 常... 由... 並... 終... 正...

四... 在... 同... 味... 耳... 肉... 然... 由... 德... 善... 人... 行... 善... 則... 志... 二... 夫... 德... 見... 之... 曰... 常... 由... 並... 終... 正...

十... 正... 德... 善... 人... 行... 善... 則... 志... 二... 夫... 德... 見... 之... 曰... 常... 由... 並... 終... 正...

十... 四... 十... 德... 善... 人... 行... 善... 則... 志... 二... 夫... 德... 見... 之... 曰... 常... 由... 並... 終... 正...

十... 十... 十... 德... 善... 人... 行... 善... 則... 志... 二... 夫... 德... 見... 之... 曰... 常... 由... 並... 終... 正...

十... 十... 十... 德... 善... 人... 行... 善... 則... 志... 二... 夫... 德... 見... 之... 曰... 常... 由... 並... 終... 正...

續後漢書音義第一

宋蕭常誤

列傳四解人

駭音

白馬

東郡縣

艘

蘇胄切

襄陽太守

故南郡縣今升為郡

盪

寇

徒浪切

臂創

初康切

鏃

干木切

刮骨

古察切

劈

匹歷切

炙

之夜樊襄陽切

小城

臨沮

子居切

爾

訶止切

鞭撻

瓜加切

聞中

巴潼關之西

潼關

長安

驃騎

六國

陰晉地名

道

晉前志曰

高帝改曰

冀

漢陽縣

於邑

音烏邊

驃騎

觀去聲

外水

妙切

齧

音胎

故扶風縣

東京省

虓

音肴

又儀

觀

觀去聲

外水

與未

外水

直趨

成都

內水

則可

至涪南

史宋武帝

欲取蜀

與未

與未

與未

與未

必重

兵以守涪

以備

內道

若向

黃武

正墮

其計

今以

大眾

與未

與未

自外

水取成

都疑

兵出

內水

此制

敵之

奇也

譙

縱果備

備內

備內

道福

戍涪城

譙

射之

石音

張飲

帳音

卒解

七忽切

赤岸

在漢

列傳

五長

道業

長上聲

昌門

吳城西門

未陽

桂陽縣

當為

璋

為去聲

卒至

倉卒

宜稼堂叢書

之不當去聲中流矢去聲新都廣漢縣內涪水音納資中犍為縣雍涼

上于廣拓音托磔涉格切折節時徹切牛鞞音倂犍為縣江原蜀縣說璋

式鏡益州太守益州郡名武帝平西南夷未服者置儋石

之儲都甘切又都監切屨居勺切烝陽故縣長沙縣數稱薦音朔恚忿

于計枹鼓風無切所府藏去聲為官市為于偽切涯淡七里

切叵測普火切列傳六頰音改頰吻文粉切孔伯音宙瑒雉杏

音暢流宕徒浪切急難如契闊上氣切圮族部彼切四塞思責切正

禮劉繇字景興王朗字東甌古國東漢郡國志會稽章安縣有東甌鄉兒孝德音倪宋

忠字子仲歛音吸羸郡太守故泰山縣曹操分五縣立羸郡跌宕音迭任安字定祖

葉公音失李宏字仲元受淤去聲見瑰穎上賢切以簿擊頰簿手也禹

生石紐帝王世紀曰繇納有莘氏女曰修己生禹于石紐其

地名剗兒呼坪卑坦
也音劣廣柔隸蜀郡
郫邛閣督音皮丁玄陰化二人揆

張舒豔塞創平聲列傳七便辟上平連切始與政音預下南

安捷為岑迷字元何駛音自校比校位分去聲操行並去名

間音鴻臚呂如髡苦昆雙柏益州殷觀去聲閭宇宇與黃皓

未必儉佞連上七列傳八宜都房陵上庸西城宜都故夷道

郡置宜都郡房陵上庸西鼓吹去聲容觀去聲後儀觀同羨音使稱

城皆漢中縣後升為郡皮去毛曰革古以革為甲故

竝去囂然音傲江陽為縣老革稱兵革老革猶言老兵蓋怒

罵之荒悖音佩振威劉璋為振分子之厚兼言昭烈分兒

于已故下文又菹醢上側朱切俾列闕茸上貪甲切鄴

言負我慈父即狐篤後朱提音銖時提又音如匙見蘇林

郡中縣固陵建安中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

江為永寧郡胸忍至魚復為固陵郡尋改永寧為

巴郡固陵為巴東郡太守為五百隸卒問擲責加殄殲音尖

巴西徙麗義為巴西太守規兼馬岱代蹴千六狷狹音從

容平聲落度讀作落魄音薄又音託列傳九泉陵零陵廣都

蜀什邾音十方屬琬之欲未弭迷俾首難乃旦總帥士卒

憤憤古對切郈莫耿改觀去聲衛道音晡擐甲音患李福父權

字伯西充國巴縣本名充國後以列傳十聞水閩中臨醅

音賚庾降上音來下獠力矯切數為朔還統兩郡事陳壽作

郡屬吳無還統之理時弋領巴東即永安不強其往宿留

永昌復領建寧故曰兩郡巴東升為郡不強其往宿留

上音秀下墮虛圭韓嵩字德高義陽人鍾元常字墊江音

力救切廣漢縣有劍閣為璋使耆帥上音其下趨趨

子須音咨下麤精粗罷倦音苦角切南安即天水鄰相為

于為切操自比周文王陳羣桓階夏侯惇等勸進操曰施于

文王矣事見魏略適從音的列傳十一景附英請三巴先是劉璋分

巴西凡三郡是謂三巴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杜

西有巴東中巴卽巴郡杜詩云中巴之東巴東山也杜

獲朴胡文選荀彧檄吳將校部曲陳壽曹操傳並云巴七

獲其姓名也曹操既滅張魯以杜獲為巴西太守相屬音

朴胡巴東太守孫盛曰朴音浮獲音戶文選音護相屬音

建寧故益州郡先零音連昆明故西南夷國犍江建寧康降

音來杭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雲南太守建

中立都督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置寧州與

二年分建寧永漢昌巴西定祚音昨越味音昧旄牛蜀

昌置雲南郡在邛崃山表怵首律切亭傳專遍眴毗上古屬以之欲剽急匹

切與戎音過當去聲瑛音英列傳十二永南季常李邵馬教中

丁仲切猶洮西洮水石營董亭自蜀往南安天鍾題近狄

言教就也

實錄卷之二

怨讒音續也。沈嶺駱谷之北。長城沈嶺之東蓋。西安建威武衛石

門武城建昌臨遠皆巴漢之境光紀十一年注武衛即下

城石門即龍門杜甫龍門鎮詩漢中北境姜維求其

陰平景谷陰平郡名非廣漢之公休太初諸葛誕字公休

峩眉山名在四世祖皓字叔鐔粲上音亟戰音列傳十三

訟鬪與激謹咋音責踧踏上子六切鐔承字公彈射市亦

以累免累力李謨雛免切又雛戀切父仁字德奧祕祕

密此蓋蓋躊躇上直山切厲揭其冀夷庚吳晉往來之道左

往來之要道撫義同縱橫如狙詐窺伺也又音覲要

上音鞅斯呂韓商鞅李斯呂鑠式灼隆窳音愈朱陽朱夏

明言朱望舒月冲質桓靈東京九德即書皋陶薛氏三計布

反時故楚令尹薛公誦音輕切竹利粥讀作唐葉猶言唐陽

言上中下計見布傳屈輕切粥讀作唐葉猶言唐陽

盱陽盱之中盱謂日出始桑林禱于此容裔自適九方

九方堙秦牙二人皆薛燭善相瓠梁善鼓瑟齊隸拊髀田

善相馬見淮南子皆薛燭善相瓠梁善鼓瑟齊隸拊髀田

客能拊體髀作楚客潛寇以保荆有卒盜齊帥之幃帳冠

雞鳴脫大難楚客潛寇以保荆有卒盜齊帥之幃帳冠

簪子發使歸之齊帥師雍門桓譚新論雍門周善鼓琴以

大駭即遁去見淮南子琴謁孟嘗君而為游說計

韓哀臣頌云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靶音霸盧敖淮南子盧

一士深目而互準豐上而殺下軒軒然迎風而舞額見敖

慢然而下其臂遜于碑陰敖就視之方捲龜殼而食蛤梨

敖與之語若士者齧然而商較音推列傳十四江油之剛氏

道後為蜀陰平廣漢陰南中七郡建寧與古雲南永周獨

立異議

時不虞鄧艾克江油入陰平朝野洵懼帝使羣臣

為天子或謂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可以奔南周

復以為大敵已近禍敗將及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固爭

宜稼堂叢書

不可帝猶疑于入南周復上疏陳四不可且言天命有歸
雖堯舜不能與其子帝素懦不武遽從周議遂至于亡時
炎興元年十一月也明年正月鍾會鄧艾皆敗自國亡至
鍾鄧之誅才四十餘日使不聽周之議君臣固守或至南
中以俟援兵豈至于亡孫綽孫盛著說以咎周孫綽曰譙
是以君子深歎息焉孫綽孫盛著說以咎周孫綽曰譙
歸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請命于人何恥之淡乎夫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主正魏之篡不與同天
矣推其過于父俛首而事仇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
良可慨也○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
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違禮
希利微覬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也禪雖
庸主實無桀紂之惡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若
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須後圖是時羅憲以
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兵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
嚙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方乞
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帥承命電赴
何投寄之無所而慮于必亡耶魏師之來襄國大舉欲追
則舟楫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
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廬田單所
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于敵人致斫石
之至恨哉葛生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

斯言可以立懦夫之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土滅

或魚懸鳥竄終能立功定事紹復社稷豈曰天時亦人謀

也禪既庸主周亦驚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

亦遠乎綽盛二人皆晉人其論如此故備著之五將謂姜

維廖化張翼董厥等吳之朝請七正宦寺如字又蒯音疎

三帥謂丁奉施績丁封等切眉必架至音厚蓐與褥

遠切于願容說切于月列傳十五李密切眉必架至音厚蓐與褥

無間言去聲戢音不強屈兩切列傳十六禱虛圭日磧音以

創初康傅彤音同或陰平以降胡烈廣漢縣非鄧艾由陰

聲聞音漢昌巴西閔中令遼東兼可兼謂創初康句驪東

有高王宮其先王名宮國人以尊沓上祖諸葛靚音靜字

句驪其似先王故名王宮任故廣平國縣雋汝鵠

子菹醢側朱列傳十七贈賄扶奉任東京隸鉅鹿雋切即

戴勝陸渾宏農大陽河東縣在大河之陽故名有吳城周

也縣瓜牛廬言其狹小如蝸殼祝劔女六祥音殺

所易之市上夷切瓜牛廬蝸音瓜古通用祝劔切祥音殺

滅市上夷切瓜牛廬蝸音瓜古通用祝劔切祥音殺

滅市上夷切瓜牛廬蝸音瓜古通用祝劔切祥音殺

滅市上夷切瓜牛廬蝸音瓜古通用祝劔切祥音殺

蹇上音古皇甫謐字士安伯重重平甌上音鹿內書謂

釋異論無所勝聲慰薦音游界怒乃睥睨上音專內書老

不正言孫讀從列傳十八周羣父舒字叔更直更平字佩

鵠尾荆楚分野于王氣去聲識之音以厭于涉手推吐回鈴

下蒼頭傳斬紀近屬我上之蹇音答山潘陽二縣未肆夷至轅

音利漕未詳璧必益魍魎音安德平原列人鉅鹿

斥丘魏常譚與談傳日者除義

續後漢書音義第一

續後漢書音義第三

宋蕭常譏

吳載記一富春

後以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富陽孫

鹽

瀆

故臨淮縣後屬廣陵

宛城

音冤南

斬斷

丁貫

苴

子朱

數責區

星

上雅

零桂

零陵桂

王叡

字通曜晉太

張咨

字子議

魯陽

南陽縣前志注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顏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

名

行陳

上戶郎切

屬憤

上吉

冠冢

間

陽人

聚名在河南故城在

今汝州梁縣西史記秦遷東周君于陽人即其地也

聲

縣示

上明

大谷

近雒

小戇

側降

周囁

音囁字

峴

胡典

廬

江曲

吳縣

江都

廣陵

黃祖

劉表

吳會

言吳地

壽春

九江

礪

音

喬蕤

戎堆

好叛

上去

歷陽

九江

劉繇

音

東冶

會稽縣

地更置庚音上繚力皎切在海昏海昏豫宗民民相宗而為

其長日卒與客遇七忽創康切甚初陽羨會稽沙羨音夷丹陽

故鄣郡顏師古注地里志以丹陽為楚之先熊繹所封非

也楚之封丹水之陽其地在南郡續漢郡國志南郡枝江有

丹陽聚即是前志楊字從木晉樂安郟陽黥音歙音張甚

志云山出赤柳故名從阜非是樂安郟陽黥音歙音張甚

聲上去夷陵南郡當塗九江縣故屬沛帝王世紀曰陸口在

下之遺操書上音語其下御巴丘即巴陵麥城當陽縣

麥改鄂為武昌卽鄂徐陵在江戲口在江北石陽江夏周

鮐音防石亭在廬六安廬江丹徒吳縣古朱方後改璜瑁上

下芍陂上音鵠安城汝南堂邑涂塘涂水名在堂邑堂邑

陵吳載記二樂嘉近項城壽橐臯音拓姑臯又高亭壽春

安豐廬江江都廣陵刁元上音詰難上氣吉切數至音朔

漬梅上子藏吏上去首服上音子靚音靖鑊里詳未虎林詳未布

塞永昌二亭皆建在君為君為去半野建業射鈎上市直

侯見吏上賢侯官故閩越地武帝滅其國徙其人東冶

中隸立子靈為太子苻璽音如太元璽音如太元璽音如太元

之迄音如璽音如璽音如璽音如璽音如璽音如

之擁裴松之曰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

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休欲令難犯亦何患無

前修詒嗤笑于後代不亦異乎音磬下殄切于昊古迴切犯

汜潢凡上音扶巖外蠻夷車浚上尺太康四年死于雒陽吳按

錄皓以四年死時年四十二世紀皓以赤烏五年壬羊衢

道音盛水金馬孟盛音成馬孟封備音斧校習讀作比故鄣音章

縣丹陽錢塘故會稽縣東京隸吳有武固陵會稽查瀆在會

趨具上音促高遷會稽有遷亭即所謂柯周昕音忻字嵩音蒿

黎漿近壽春南溧陽丹陽縣牛渚林陵南境在當塗縣谷謂

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韓擒虎肆夷忌相遲恥異巴丘廬

縣在今峽重安零陵縣舒仲膺名初伯膺親友為人所刺

義之陵陽丹陽縣嬌虛圭切京城即京椒丘近豫章見疆場益音

識之音志吳載記三躄音偉劫質音志笮融上音窄自覆夫救切徐

聞合浦蕘于鄒切又雄長上聲帶鞬居言切載弓矢器燕湖

丹陽宣城丹陽縣涇陽丹陽縣山越人之寧識音志神亭慈前與

近曲把腕烏貫艾豫章縣吳公居西安豫章縣見樓琴扶雲切

也屋棟當歸名藥吳載記四有衰倉圭切殺色介袒免下音問將

校又下音教切飲羣臣上于禰衡漢書有傳婁上虞並會稽縣鄉服

音向 權酤障管之利 王莽設六管之令謂沽酒賣鹽鐵器鑄

利 爲身爲國 于僞切 妻以 上聲去 丁謂 音 雲陽 故曲阿 伯言 陸

字 折頰 音 猿狖 又音 曰陽 丹陽縣 佃皖口 音 輔車 尺加切詩疏

膚頰下之別名也易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而非頰也益

輔頰下之別名車所以載牙輔爲外表頰爲內骨二者相

爲表裏故曰相依爾雅輔頰也車所以載 以內船 音 復難

大齒韓愈云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 以內船 復難

之者 難去聲 東關 即東 新城 魏人所築 潯陽 廬江 儋耳 海南

吳載記五隲 止日切 隱几 上去聲 食隲 上去聲 海鹽 吳縣 漚口 在長

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 豫章謂卻使君謂瑾丞

謂承 恂恂然 周昭引魯語 紘建計宜都秣陵 卽建 枏櫓 木

多癭癭其文委曲可愛人或取以爲枕今轉呼 苦鑑 半

癭爲櫓一曰古杉木根盤錯有文俗呼爲花櫓 切

洲 甘寧潘璋屯兵於此 珞 吁羽切 糲 關曳切 門下循行 賤職游 黃龍大牙

也 旗 吳載記六橫江當利 破之於牛渚即采石磯周瑜從攻

橫江當利乃東渡擊湖熟 丹陽縣 江乘 丹陽縣 居巢 廬江縣 春穀

丹陽尋陽 廬江縣本作 巴丘 廬江縣 郢 楚都 送質 音 宮亭

續漢郡國志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注云慧遠廬山

記曰山在尋陽南濱宮亭湖北對小江又曰廬山南嶺臨

宮亭湖蓋在尋陽尋陽隸廬江郡郡跨江之南北尋陽在

今江南周瑜備宮亭江夏太守黃祖遣鄧龍入柴桑瑜追

討虜龍于柴桑豫章縣豫章與尋陽接壤并力 音 蒙衝 戰

名 按今宮亭與彭蠡相接猶洞庭之于青草 艘 掃高切 給 徒改切 舸 堪我切 漲天 張去聲 創甚 上初切 下雋漢昌

劉陽州陵 雋字遠切 劉或從水下雋劉陽京 卽京口 折劓 六女

切 奮威 張承 蹴操 上此切 道於巴丘 蓋巴陵非廬 醇醪 廬刀切 蔣

幹 字子 游說 音稅下 夔曠 后夔師曠 酈叟 其食 兩困 區軫切 卒除 上七

忽切勦除上子切愕胎直視也益陽長沙縣行陳巨郎切賒貰音世

也屬貸行滕音滕滕下廣德丹陽縣枹鼓音孚所擊鼓夾石皖城北章

鄉近麥開拓音托文表秦松字吳載記七令支音零下巨思

切石城丹陽縣巴澧即天門郡之練音竦竦竦祖長子

射音亦見後漢書澗口即洞浦在九薄落即孫權黃武三年

至江乘立木為之衣以葦席加采下蔡故沛縣前志注故

左傳成七年吳入州來夫差宜春豫章縣岑未詳併閭上必平

大繼息列度權上徒餘杭吳縣屬者之欲當口當陽水入盛

祖及上音陽新下雉夏江白削白樨也建昌豫章縣仰取上去

涂塘在東高亭在壽吳載記八山陰會稽分丹陽為臨川

郡非豫章亂行戶郎切見兵上去識臣音志湖熟吳縣陵陽丹陽縣

勇里 在會稽句章句踐欲遷吳王于勇東洲剡會稽斯從其姓名也

太末 太音闞會稽縣 臨水 吳縣建安十六年孫權分餘杭置晉改曰臨安 白梲 白項

切奢綺 奢靡也 絳檐 赤占 安樂 未詳 保質 音志 劄切 音開 吳載記九

都 南郡 殷 于姦切 趣 音促 衛旂 與旌同 大公平 即大中正 蒲圻 江夏縣 六

安 廬江縣 魴 音防 寧國 丹陽縣晉置宣城郡隸宣城 狙誘 上趨句切 童胤 音襯 永興

會稽 君慕承宮 事見後漢書 酉陽 武陵縣 趣嚴 干六切 遷陵 武陵縣 魁

帥 士季切 屈筮 必益切不能行 幾復 音冀 車重 輜車之重 譎決 音決 吳載記十祖

紆 字叔盤 父駿 字季功 海昌 陸氏祠堂象贊曰海昌今鹽官縣 利浦 丹陽縣 費棧

上扶味切 劉廙 音益又 見眾 音見 葑荳 未詳疑二物 遂式 音六 謝淵

下屏限切 謝友 會稽典錄淵字休德少有暨豔欺冀切又音冀吳王德操友亦有才辯知術

今作几一切吳越間有此姓元樂鄉 在南陽 比晉 上音備 大

和姓纂音言上元中改爲同氏

堰音宴洵懼許拱切入占之劍切諸暨音既會巴丘督巴陵吳載

記十一上平輿音預汝南縣子綱張絃字延陵謂吳季札疏直上平聲荀

諧爽之別名唯唯音偉汜音泛曷音丙倜儻上音滌廝吏音斯養馬者漸漬漸平

薪為廝炊烹為韋昭陳壽避司馬昭諱改作曜而漸平

去聲下不墮許規切杯音博局遠矣去聲參訂丁正切茶苻音舛茶之晚取者

以當酒當去聲郢胡卦切舉音與覈音核正王于況切慙與慙同義縋繼音梗

屑楊竺音築藉草七夜切比曉音備吳載記十一下餘閒音言珩音行

轢音洛又音歷車棧也及音殊啗從鑿切摩陂在潁川郟縣後改龍陂禮遺于為切琅

琊王孫休為君音涓檠戟音啟鈞臺沂音泮際也柁工徒賀切樊口樊水自此

入江使事去聲覆護孚佑切

續後漢書音義第三

續後漢書音義第四

宋蕭常撰

魏載記一阿瞞阿俗呼作遏發蒜音算蠡吾侯音禮故丞東

說冀式季切縱橫竝去聲費亭音祕在沛國鄆縣非費國之費大長秋主宮禁

士人音蟲種暘音豪任俠音亦濟南上去聲滎陽河南縣汴水在滎陽西南

傅陽彭城縣春秋時偃陽子國楚滅宋即傅陽取慮音秋閭下邳縣睢陵下邳縣夏丘沛縣

鄧城音絹濟陰縣范東阿竝東郡縣隊馬上除季切東緡音民山陽縣春秋

齊伐宋圍宛舞陰穰竝南陽縣其質音贊畦固上許圭切犬城河南

野王縣有左悺徐璜悺為小黃門璜為中常侍悺饗饗上

射犬聚高切下日結切貪本作為小黃門璜為中常侍悺嫖狡鋒協謂

財日饗貪食日饗性害物與兵刃相合故曰鋒莫府同愚悵杜彫切補輯音集秦師一克之報謂赦孟明而

協同莫府同愚悵杜彫切補輯音集秦師一克之報謂赦孟明而

埒音劣婁興亟仆婁讀作屢亟仆音赴倡倡優其宦人官不

得過諸署令不自以其祖由宦寺篡國因懲其禍故為此制十月辛未陳壽作十一月庚午

受禪碑作十月辛未歐陽公云當以碑為正見集古錄受

階等奏太史令擇今月二十九日登壇受命陳壽魏志云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則知辛未為十月二十九日魏志

十一月癸酉以山陽奉漢帝癸酉去癸卯三十一日豈一

月而三十一日其誤明矣僭即尊位於繁陽穎川郡穎陰縣有繁陽亭

禪位于己因南至穎陰陽不與知張音等奉璽綬于不

篡位于此以其地為繁昌縣北征記曰地在許之南七十

壇高七丈方五十步即篡位處殺其妻甄氏音真足攣力全

強起其兩帑藏徒黨切內之掖庭音納母音無不勝音升金墉

城在洛陽魏載記二倩人上士切壺關上黨縣臨穎穎川縣丁謚音蜜

興平路險在漢中要爽音辰崖柴音去聲作疽囊甚言其毒皇遽倉皇急迫

宜稼堂叢書

枹罕上音孚品度徒學滋長張兩大較猶言高陽許允故

縣應劭曰在高河之陽東京隸河間國下文言與清魏載

記三緹古本朗陵汝南傳公明不娶宦者之為守宮令漢

制守宮令一人秩六百石丞一人二百石主御紙筆墨及

尙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桓帝永壽中以小黄門為守宮令

故得之壻亢父任城奮武司馬操為奮武將軍益其喉厄

捉情見音現宛葉竝南下邳京兆穰人羊切郟慮音壞戶音怪

自毀曰壞徒跣徒謂徒步跣謂梟獍其行上音驕下音鏡

毀之音怪鏡惡獸先食母仰食上去陳宮字公白馬東郡黎陽魏延

以比惡逆之人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操與袁紹韓莫音荀南

津郡國志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操與袁紹

皮將文醜戰處壽張故東郡壽良縣世祖倉亭津兖州之

東濮陽東郡縣古罷憊音皮內地獄音納精湖廣陵魏載記四

韓斌音彬平陽河東縣應劭曰堯都也必易吾軍音異毓音育大官主飲

食蕭贊合音一並音浦縣贊當作鄼鄼二字並才何切景附請上切

宏演之義劉向新序齊威公不救懿公死屍為狄人所食惟有用

其臣匡演適使它國反致命于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

乃剝腹內肝而死威公聞之曰衛有臣如此寡人無有乃

救衛而曲周魏郡西部與山陽共之曹丕廢獻帝合香音謹

音謹瓢也同牢合四聰八達陳志作四窗通鑑作四聰對

廚之類則作四窗時諸葛誕鄧颺等更相標目以夏侯元

等四人屬四聰誕等八人為八達新論曰明堂八聰四達

八聰法八風四達法四時特牛音牝樓樓音樓又龍朱陽

此言四聰亦取其明達比年音上長子音長短之

魏載記五鵝鵝上音啼曹丕黃初四年鵝鵝集于靈芝池

警自并從容之官職事簡略從容而已周生烈裴松之曰周

也 蹶然音厥 適茲秋切 安成汝南縣 邯鄲音寒 閬同音義 堂陽故

縣有鄔長上一古切 一期音基 京密並河縣 安陵扶風縣 堂陽故

鹿縣後魏載記六露板猶言露章 虬鬚音求 羸服羸敗之服 馮几上冰切

遺玠上去聲 廷尉主刑獄之官 貫頓音世 頓丘東郡縣 比居上義切 東莞音官

瑗邪繁夥胡果切 胡牀今繩牀也 魁梧音悟 官練練帛也 魏載記七傷

北山傍去聲 徐無山北平縣徐無縣之山也 要束要約也 菡正雷切

白檀漁陽縣 鄉導音向 平岡北平縣前 高密北海縣 懾叶

切膠東濟南縣 饁之上音叶 餉南和鉅鹿縣 牽車上音本 數之上音色

車言陋甚 小槐里扶風有槐里小 半裘與袖音義同 數之上音色

顯甫顯思譚尚字 北邙洛陽山 魏載記八絳邑河東縣 郭援袁氏將

與援要也約 土窖音教 皮氏河東縣 間行間道而行 小弋陽汝南有弋陽小弋陽

其近東關即東興在廬江項汝南井軍上平五將山在淮沔之間

兵敗奔五將山按堅都長安倉卒安得至淮沔漢書地里志左馮翊谷縣有五狀山堅所奔當是五狀非五將也

夾石皖之北境侮易音異噍類齊要切西平郡名隸涼州與推下上吐

回切倭人之枕讀從上聲上枕肘涉酒切不為卿偽為于切燉煌上吐

昆切槎桎上則加切斜復音伏新豐京兆縣三輔秦都咸陽置

漢分為三輔京兆焉皇皇衣堅切許攸非叛袁紹鼯鼠上音

尹左馮翊右扶風倉曹屬理曹掾續漢百官志東西曹掾

石屬比二百石合史百石漢以為逃州府州謂刺史

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關中侯曹操增置南鄭為天獄

嫗于怒切任子任猶言保任關中侯以賞戰士南鄭為天獄

虜遇上七切長社潁川縣灃山音潛廬江縣灃山蓋灃縣之山登天山即灃中

斜谷為石穴謂溪險傅合上音撓節女教切魏載記九卒與

山勿得與戰與去聲比救比去聲乘氏濟陰縣鄭莫音陽陵陂近襄陽

狃完音祿福酒泉縣破羌金城縣掎居倚切解儁上音蟹欲質音贊食祿

卿謂致仕而猶食祿並田如字一音普尙切蘭坑渭上地名見形賢遍切陽遂渭南

西切齒憤惋不令狐音零百尺近壽春爲厲禍崇也迸比更切郭伯

益名奕嘉之子徐偉長名幹劉公幹名楨任昭先名嘏施舍上去聲新野

南陽縣故新封置夷陵縣此僑置也艾從陰平道從陰平郡券入行七百里始至

都王莽所封江油非廣悖音佩衛瓘字伯玉後仕晉晉書有傳

漢之陰平

續後漢書音義第四

